

東觀漢記

冊二



東觀漢記卷第八

列傳三

案本書列傳自外戚宗室外一以時代先後編之略依官秩崇卑為次而隱逸方技殿焉

鄧禹

鄧禹字仲華南陽人也年十三能誦詩受業長安時光武亦遊學京

師禹雖幼而見上知非常人遂相親附更始既至雒陽乃以上為大

司馬使安集河北禹聞之自南陽發北徑渡河追至鄴謁上見之甚

歡謂曰我得拜除長吏生遠來寧欲仕邪禹曰不願也乃進說曰更

始雖都關西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三輔假號往往

羣聚更始既未有所挫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崛起志在財幣爭

用威力朝夕自快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明公

雖建蕃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于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

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上大悅因令左

右號禹曰鄧將軍常宿止於中與定計議上至廣阿

案是時光武因擊王郎至此

止城門樓上披輿地圖指示禹曰天下郡國如是我乃始得一處卿

言天下不足定何也案此下有闕文攷苑書本傳禹對曰方今天下

德薄厚不以大小禹破邯鄲誅王郎有智謀諸將鮮及拜前將軍禹為大司

徒案苑書本傳赤眉西入關乃拜禹為前將軍討制曰前將軍鄧禹

深執忠孝與朕謀謨帷幄孔子曰自吾有回也門人益親可封禹為

鄧侯赤眉入長安禹乘勝獨克而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攜以迎降者

日以千數眾號百萬上以禹不時進敕曰司徒堯也赤眉桀也今長

安饑民孰不延望馮愔反禹征之為愔所敗威稍損又乏食赤眉還

入長安禹與戰敗走至高陵軍士饑餓皆食棗菜案棗菜一作棗上

乃徵禹還敕曰赤眉無穀自當來降吾折捶笞之非諸將憂也禹與

赤眉戰赤眉陽敗棄輜重走皆載赤豆覆其上兵士饑爭取之赤眉

引還擊之軍潰亂時百姓饑人相食黃金一斤易豆五升道路斷閉

委轉不至軍士悉以果實為糧吏士散已盡禹獨與二十四騎詣維

陽案范書本傳建武二年更封禹為梁侯至是上大司徒梁侯罷二

印綬詔歸侯印綬數月拜右將軍十三年定封為高密侯

鄧訓

鄧訓字平叔

案訓禹第六子

謙恕下士無貴賤見之如舊朋友子往來門內

視之如子有過加鞭扑之教太醫皮巡從獵上林還暮宿殿門下寒
疝病發時訓直事聞巡聲起往問之巡曰冀得火以熨背訓身至太
官門為求火不得乃以口噓其背復呼同廬郎共更噓至朝遂愈永
平中治滹沱石臼河從都慮至羊腸倉欲令通漕太原吏民苦轉運
所經三百八十九隘前後沒溺死者不可勝算建初三年拜訓謁者
監領其事更用驢輦歲省億萬計活徒士數千人訓將黎陽營兵屯
漁陽為幽部所歸遷護烏桓校尉黎陽營故吏皆戀慕訓故吏最貧
羸者舉國念訓常所服藥北州少乏又知訓好以青泥封書從黎陽
步推鹿車于洛陽市藥還過趙國易陽并載青泥一糶至上谷遺訓

其得人心如是吏士嘗大病瘡轉易至數千人訓身為煮湯藥咸得
平愈其無妻者為適配偶坐私與梁扈通書免歸燕人思慕為之作
歌拜張掖太守以身率下河西改俗鄰郡則之為護羌校尉諸羌皆
喜發湟中秦胡羌兵四千人出塞掩擊迷唐于雁谷案范書本傳雁作寫迷唐
乃去既復欲歸故地乃發湟中六千人令長史任尙將之縫革為船
置算上渡河掩擊多所斬獲羌俗恥病死臨困輒自刺訓令拘持束
縛不與兵刃醫藥療之多愈小大莫不感悅訓卒吏人羌胡愛惜旦
夕臨者日數千人或以刀自割又刺殺犬馬牛羊曰鄧使君已死我
曹亦且俱死耳前烏桓吏士皆奔走道路至空城郭家家為立祠每
有疾病輒禱請之求福也

鄧鴻

永平六年鄧鴻案鴻異子行車騎將軍位在九卿上絕坐

鄧陟

鄧陟

案陟訓長子范書作隲

字昭伯三遷虎賁中郎將以延平九年拜為車騎

將軍儀同三司儀同三司始自陟也陟兄弟常居禁中陟謙退不欲久在內連求還第太后乃許殤帝崩惟安帝宜承大統陟定策禁中封陟為上蔡侯增封三千戶讓不獲遂逃避使者間關上疏自陳

鄧惺

鄧惺

案惺訓第三子

字叔昭安帝即位拜惺城門校尉自延平之初以國新

遭大憂故惺兄弟率常在中供養兩宮比上疏自陳愚闇糞朽幸得遭值明盛兄弟充列顯位並侍帷幄豫聞政事無拾遺一言之助以補萬分而久在禁省日月益長罪責日深惟陛下哀憐

鄧弘

鄧弘

案弘訓第四子

字叔紀和熹后兄也天資善學年十五治歐陽尚書師

事劉述常在師門布衣徒行講誦孜孜不輟奴醉擊長壽亭長亭長將詣第白之弘即見亭長賞錢五千勵之曰直健當然異日奴復與

宮中衛士忿爭衛士箠奴弘聞又與五千弘收恤故舊無所失父所厚同郡郡中王臨年老貧乏弘常居業給足乞與衣裘輿馬施之終竟弘薨有司復請加諡曰昭成侯發五校輕車騎士為陳至葬所所施皆如霍光故事皇太后但令門生輓送

鄧閻

鄧閻案閻訓第五子字季昭遷黃門侍郎于時國家每有災異水旱閻側身

暴露憂懼顛顛形于顏色公卿以下咸高尚焉漢興以來為外戚儀

表鄧太后報閻曰長歸冥冥往而不反案范書鄧陟傳閻初五年卒閻出則陪

乘入侍左右忠言善謀先納聖善匡輔之言案此八字晏殊類要云皆先聖法象臣輔之言

朝夕獻納雖內得于上身在親近不敢自恃兢兢之心彌以篤固也

鄧訓五子女為貴人立為皇后鄧氏自中興後累世寵貴凡侯者二

十九人公二人大將軍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州牧郡守四

十八人其餘侍中大夫郎謁者不可勝數東京莫與為比

鄧豹

鄧豹

案豹步從弟

字伯庠遷大匠工無虛張之繕徒無饑寒之色

鄧遵

鄧遵

案遵步從弟

元初中為度遼將軍討擊羌虜斬首八百餘級得鎧弩

刀矛戰楯七首二三千枚破匈奴得釜鑊二三千枚得七首三千枚

詔賜駁犀劍遵破諸羌詔賜遵金剛鮮卑緝帶一具虎貫鞞囊一金

錯刀五十辟把刀墨再屈環橫刀金錯屈尺八佩刀各一金蚩尤辟

兵鉤一

吳漢

吳漢字子顏南陽人也更始立使使者韓鴻徇河北或謂鴻曰吳子

顏奇士也可與計事鴻召見漢甚悅之漢為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

以辭語自達鄧禹及諸將多相薦舉再三召見其後勤勤不離公門

上亦以其南陽人漸親之上既破邯鄲誅王郎召鄧禹宿夜語曰欲

北伐幽州突騎諸將誰可使者禹曰吳漢可漢與鄧弘俱客蘇弘弘稱道之禹數與語其人勇鷙有智謀諸將鮮能及者于是以漢為大將軍漢遂斬幽州牧苗曾上以禹為知人漢性忠厚篤于事上自初從征伐常在左右上未安則側足屏息上安然後退舍兵有不利軍營不如意漢常獨繕繫弓戟閱具兵馬激揚吏士上時令人視吳公何為還言方攻具上賞嗟曰吳公差強人意隱若一敵國矣封

廣平侯與蘇茂周建戰躬被甲持戟告令諸部將曰聞鼓聲皆大呼

俱進後至者斬遂鼓而進賊兵大敗討富平獲索二賊于平原案此建武

二年明年春賊率五萬餘人夜攻漢營軍中驚亂堅臥不動公孫述

大司馬田戎將兵下江關至南郡據浮橋于江上漢鋸絕橫橋大破

之漢伐蜀分營于水南水北案姚之駟本作漢使副將武威將軍劉禹將萬餘人屯于江南北營戰

不利乃銜枚引兵往合水南營大破公孫述漢戰敗墮水緣馬尾得

出案范書公孫述傳述散金帛募敢死士使延岑僞挑戰潛遣奇兵襲擊破漢漢戰敗在是時而上下文闕漢平成都乃

乘桴沿江下巴郡楊偉徐容等惶恐解散漢當出師朝受詔夕即引道初無辦嚴之日故能常任職以功名終嘗出征妻子在後買田業漢還讓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以分與昆弟外家漢爵位奉賜最尊重然但修里宅不起第夫人先死薄葬小墳不作祠堂恭儉如此漢疾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識知惟願慎無赦而已及薨有司奏議以武爲諡詔特賜諡曰忠侯無後國除

案范書本傳漢薨子成嗣至孫旦無子國除建初中徙封旦弟筲陽侯盱爲平春侯奉漢後盱卒子勝嗣與此異

賈復

賈復字君文

案范書本傳復南陽冠軍人

治尚書事舞陰李生李生奇之謂門人

曰賈生容貌志意如是而勤于學此將相之器復爲縣掾迎鹽河東

會盜賊起等輩欺沒其鹽復獨完致縣中時上置兩府官屬

案此光武在河

北時

復與段孝共坐孝謂復曰卿將軍督我大司馬督不得共坐復

曰俱劉公吏有何尊卑官屬以復不遜上調官屬補長吏共白欲以

復為鄣尉上署報不許復以偏將軍東從上攻邯鄲擊青犢于射犬
大戰至日中賊陣堅不却上傳召復曰吏士饑可且朝食復曰先破
之然後食耳于是被羽先登所向皆靡諸將皆服其勇復北與五校
戰于真定大破之復傷創甚上驚復病尋愈追及上上見大喜詣維
陽拜左將軍南擊赤眉于新城轉西入關擊盆子于澠池破之吳漢
擊蜀未破上書請復自助上不遣上以復敢深入希令遠往而壯其
勇節常自從之故復少方面之勳諸將每論功復未曾有言上輒曰
賈君之功我自知之復闔門養威重受易經知大義帝深然之遂罷
左右將軍復以侯就第

案范書本傳初封冠軍侯
建武十三年定封膠東侯

加位特進

賈宗

賈宗

案宗復少子

字武儒為朔方太守匈奴嘗犯塞得生口問太守為誰

曰賈武儒曰寧賈將軍子邪曰是皆放遣還後更不入塞宗性方正
為長水校尉奉職愛士及在朝廷數言便宜深見親異賞賜殊厚上

美宗既有武節又兼經術每晏會令與當世大儒司徒丁鴻問難經傳

耿況

太史官曰耿況彭寵俱遭際會順時乘風列為藩輔忠孝之策千載

一遇也

案范書耿弇傳父況字俠游封牟平侯今其傳全闕此蓋傳後之序

耿弇

耿弇字伯昭扶風人更始使侍御史黃黨即封世祖為蕭王上在邯鄲宮晝臥温明殿弇入告牀下請問曰今更始失政天下可馳檄而定使者來欲罷兵不可聽也兵一罷不可復會也上曰國家已都長安天下大定何用兵為弇曰青徐大賊銅馬赤眉之屬數十輩輩皆數十萬衆東至海所向無前聖公不能辦也敗必不久上起坐曰卿久言我繫卿弇曰大王哀厚弇如父子故披赤心為大王陳事上曰我戲卿耳何以言之弇曰百姓患苦王莽苛刻日久聞劉氏復興莫

不欣喜望風從化如去虎口就慈母倒戟橫矢不足以明喻公首事南破昆陽敗百萬師今復定河北以義征伐表善懲惡躬自克薄以待士民發號響應望風而止天下至重公可自取無令他姓得之上曰卿若東得無為人道之弇曰此重事不敢為人道也上以弇為建

威大將軍

案范書本傳此在建武元年二年封好時侯

張步都臨淄

案范書本傳時張步都劇使諸郡太守合

萬餘人守臨淄以後文攷之范書為合

使弇元武將軍監將兵守西安去臨淄四十里

弇以軍營臨淄西安之間視西安城小而堅藍兵又精未易攻也臨

淄諸郡太守相與雜居人不專一其聲雖大而虛易攻弇內欲攻之

告令軍中治攻具後五日攻西安復縱生口令歸藍聞之晨夜守城

至期日夜半令軍皆食會明

案此下疑有闕文

求乞攻西安臨淄不能救也

弇曰然吾故揚言欲攻西安今方自憂治城具而吾攻臨淄一日必

拔何救之有吾得臨淄即西安孤必復亡矣所謂一舉而兩得者也

且西安城堅精兵二萬人攻之未可卒下卒必多死傷正使得其城

張藍引兵突臨淄更彊勒兵憑城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地後無轉輸旬日之間不戰而困諸君不見是爾遂擊臨淄至日中破之張藍聞臨淄破果將其衆亡張步直攻弇營與劉歆等會戰弇升王宮環臺望之弇與步戰飛矢中弇股以佩刀摧之左右無知者時上在魯聞弇爲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醢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邪乃出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後數日車駕至臨淄自勞軍也弇凡平城陽琅邪高密膠東東萊北海齊千乘濟南平原泰山臨淄等郡復追張步步奔平壽乃肉袒負斧鑕于軍門而弇勒兵入據其城樹十二郡旗鼓令步兵各以郡人詣旗下衆尙十餘萬輜重七千餘兩皆罷遣歸鄉里弇少好學習父業

案范書本傳弇父況以明經爲郎嘗見郡

尉試騎士建旗鼓肄馳射由是好將帥之事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

三百未嘗挫折

耿國

耿國案國奔弟字叔憲案范書本傳憲作慮為大司農曉邊事能論議數上便宜事

天子器之

耿秉

耿秉案秉國子字伯初為征西將軍鎮撫單于以下擊匈奴封美陽侯性

勇壯而簡易于事軍行常自被甲在前休止不結營部然遠斥候明

要誓有驚軍陣立成士卒皆樂為死秉薨賜朱棺玉衣南單于舉國

發喪發面流血

耿恭

耿恭案恭國弟廣之子字伯宗時始置西域都護戊己校尉乃以恭為戊己

校尉恭至即移檄烏孫示漢威德昆彌以下皆懼喜遣使獻名馬願

遣子入侍匈奴破殺後王安得攻金蒲城恭以毒藥傳矢傳語匈奴

曰漢家神箭其中創者必有異因發強弩射之虜中矢者視創皆涕

並大驚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恭以疏勒城傍有水徙居之匈奴來攻絕其澗水吏笮馬糞汁飲之城中穿井十五丈無水恭曰聞貳師將軍拔佩劍刺山而飛泉出今漢德神靈豈有窮乎乃正衣冠向井再拜爲吏士請禱有頃井泉湧出吏士驚喜皆稱萬歲恭既得水親自輓籠于是令士且勿飲先和泥塗城並揚示之救兵不至車師復叛與匈奴共攻恭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衆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擊車師大破之車師太子比特皆降恭坐將兵不憂軍事肆心縱欲飛鷹走狗遊戲道上虜至不敢出得詔書怨懟徵下獄

案苑書本傳恭是時爲長水校尉副馬防征西羌忤防謁者李譚奏恭以罪

耿氏自

中興以後迄建安之末大將軍二人九卿十三人尙公主三人列侯十九人中郎將護羌校尉及刺史二千石數十人遂與漢盛衰

東觀漢記卷第八

珍做宋版印

光武皇帝即位以來未大發軍二人代獻十三人尚公主三人侯美

將軍等皆立為安公未大發軍二人代獻十三人尚公主三人侯美

將軍等皆立為安公未大發軍二人代獻十三人尚公主三人侯美

將軍等皆立為安公未大發軍二人代獻十三人尚公主三人侯美

將軍等皆立為安公未大發軍二人代獻十三人尚公主三人侯美

將軍等皆立為安公未大發軍二人代獻十三人尚公主三人侯美

將軍等皆立為安公未大發軍二人代獻十三人尚公主三人侯美

將軍等皆立為安公未大發軍二人代獻十三人尚公主三人侯美

將軍等皆立為安公未大發軍二人代獻十三人尚公主三人侯美

將軍等皆立為安公未大發軍二人代獻十三人尚公主三人侯美

將軍等皆立為安公未大發軍二人代獻十三人尚公主三人侯美

東觀漢記卷第九

列傳四

寇恂

寇恂

案苑書本傳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封雍奴侯

仕郡為功曹太守耿況甚器重之更始

時大司馬朱鮪在雒上欲南定河內難其守問鄧禹曰諸將誰可使

守河內者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民御眾之才河內富實南迫雒

陽非寇恂莫可使也上乃用之以恂為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恂移

書屬縣講兵肄射伐淇園之竹治矢百餘萬上傳聞朱鮪破河內有

頃恂檄至

案苑書本傳時光武北征燕伐朱鮪聞河內孤使蘇茂賈彊攻温恂大破之

上大喜曰吾知寇

子翼可任也諸將軍賀因上尊號恂同門生董崇說恂曰上新即位

四方未定而君以此時據大郡此讒人所側目怨禍之府也宜思功

遂身退之計恂然其言因病不視事建武二年為潁川太守便道之

官郡大生旅豆收得一萬餘斛以給諸營執金吾賈復在汝南郡將

殺人恂捕得乃戮之于市復以爲恥過潁川謂左右曰吾今見恂必手劍之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曰昔藺相如屈于廉頗者爲國也乃敕屬縣盛供具一人皆兼二人之饌恂乃出迎于道稱疾還賈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以狀聞上乃徵恂恂至乃見時復先在座欲起相避上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恂在潁川郡中政理賊不入境徵入爲金吾潁川盜賊羣起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上乃留恂隗囂死其將高峻擁兵據高平上入關將自征之恂時從上議遣使降之上乃謂恂曰卿前止吾此舉今爲吾行也若峻不卽降引耿弇等諸營擊之恂奉璽書至高平峻遣軍師皇甫文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文諸將諫曰高峻精兵萬人卒多強弩西遮隴道連年不下今欲降之反戮其使無乃不可乎恂不應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則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卽日開城降諸將皆賀因曰敢

問戮其使而降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計事者也今來不屈無心降耳諸將曰非所及也

岑彭

岑彭案范書本傳彭字君然南陽棘陽人封舞陰侯亡歸宛與貳師嚴尤共城守案范書本傳王莽時

守本縣長漢兵起攻拔棘陽彭被創亡歸宛與前隊貳嚴說為貳師嚴尤疑漢兵攻之數月糧盡與說舉城降此以前隊貳嚴說為貳師嚴尤疑

誤光武使吳漢收謝躬令彭助漢為方略拜為刺姦大將軍督察衆

營授以所持節從平河北彭伐樹木開道直出黎邱案范書本傳此彭擊秦豐時事

上下彭以將伐蜀漢而津鄉當荆揚之咽喉乃自引兵還屯津鄉因

喻告諸蠻夷諸蠻夷相率遣使貢獻於是江南之珍奇食物始流通

焉彭圍隗囂于西城以縑囊盛土為隄灌西城谷水從地中數丈湧

出故城不拔囂尾擊諸營彭師殿東入弘農界百姓持酒肉迎軍曰

蒙將軍為後拒全子弟得生還也彭發桂陽零陵長沙委輸權卒凡

六萬人騎五千匹皆會荆門案范書本傳此彭攻荆門浮橋事詔彭守益州牧所下

郡輒行太守事彭若出界即以太守號付後將軍選官屬守州中長

吏案范書本傳此彭軍入蜀時事

岑起

岑起案起彭曾孫范書附彭傳起作杞元初中坐事免案范書彭傳彭封舞陰侯子遵嗣徙封細陽侯至杞以元

初三年坐事失國

馮異

馮異字公孫潁川人異薦邑子銚期叔壽殷建左隆等光武皆以為

掾史案范書本傳殷建作殷建齊武王以譖愬遇害上與眾會飲食笑語如平常

異侍從親近見上獨居不御酒肉枕席有泣涕處異獨入叩頭寬解

上意因間進說曰天下同苦王氏思漢久矣更始諸將縱橫暴虐所

至擄掠百姓失望今專命方面施行恩德夫有桀紂之亂乃見湯武

之功民人饑渴易為充飽宜急分遣屬官徇行郡縣理冤結布惠澤

上納之王郎起兵上自薊東南馳晨夜草舍夜至饒陽蕪萋亭時天

寒烈衆皆饑疲異上豆粥明旦上謂諸將曰昨日得公孫豆粥饑寒俱解及至南宮聞王郎軍將至異進一笥麥飯免肩因渡滹沱河至信都更始遣舞陰王李軼廩丘王田立大司馬朱鮪白虎公陳儵將兵三十萬共守雒陽上以異爲孟津將軍屯河上上報異曰軼多詐不信人不能得其要領今移其書令朱鮪知之案范書本傳是時異與李軼通書軼不與

異爭鋒異具以奏聞光武故宣露軼書令鮪知之鮪怒遂使人刺殺軼異擊走朱鮪追至雒陽城門環城一匝乃還上聞之大喜諸將皆賀並上奏勸上立曰帝王不可以

久曠上乃召異案范書本傳建武元年諸將勸光武即帝位光武乃召異詣鄴問四方動靜異曰更始敗

亡天下無王案此語意未完當有闕文上曰我夢乘龍上天案太平御覽作我昨夜夢騎赤龍上天

覺寤心中動悸異因下席再拜賀曰此天命發于精神心中動悸大

王重慎之性也異遂與諸將定議上尊號建武中征賊還過陽翟詔

異上冢別下潁川太守都尉及三百里內長吏皆會使大中大夫致

牛酒宗族會郡縣給費遣討赤眉車駕送至河南賜以乘輿七尺玉

具劍敕曰念自修整無為郡縣所笑異頓首受命西行布威信澠池
 霍郎陝王長湖濁惠華陰陽沈等稱將軍者皆降與赤眉遇于華陰
 相距六十餘日降其將劉始王重等拜為征西大將軍與赤眉相距
 上命諸將士屯澠池為赤眉所乘反走上回谿阪異復合兵追擊大
 破之殺底璽書勞異曰垂翅回谿奮翼澠池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人
 有上章言異威權至重專治關中百姓歸心使者宋嵩西上因以章
 示異案范書本傳此建武五年事上引見異誦于公卿曰是我起兵
 時主簿為我披荆棘定關中者也賜異璽書曰聞吏士精銳水火不
 避購賞之賜必不使將軍負丹青失斷金案范書本傳建武九年令
述將趙匡等異敕吏士非交戰受敵常行諸營之後相逢引車避之
故有是詔由是無爭道變鬪者異為人謙退每止頓諸將共論功伐異常屏止
 樹下軍中號大樹將軍

馮彰

永平五年徙封彰為平鄉侯案彰異長子范書異傳異封食鬱林潭

中彰子普坐鬪殺游傲會赦國除案范書異傳安帝永初六年復紹封普子晨為平鄉侯

朱祐

朱祐字仲先案范書本傳少孤歸外家復陽劉氏上以祐為護軍案范

書本傳此光武為大常舍止于中祐侍燕從容曰長安兵亂公有日

角之相從以觀上風采上曰召刺姦收護軍祐由是不復言以祐為

建義將軍攻朱鮪案此光武初祐斬張成延岑敗走收得所盜茂陵

武帝廟衣印綬案此建武三年事封祐為鬲侯邑七千三百戶祐自

陳功薄而國大願受南陽五百戶足矣上不許上在長安時常與祐

共車而出與共買蜜合藥後追念之乃賜祐白蜜一石問何如在長

安時共買蜜乎又過祐宅祐嘗留上須講竟乃談話及登位車駕幸

祐第上謂祐曰主人得無去我講乎祐曰不敢

祭遵

上過潁陽祭遵

案范書本傳字第孫潁陽人封潁陽侯

以縣吏數進見上愛其容儀署

爲門下吏從征河北爲軍市令上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上怒命收遵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衆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行也上乃貸之以爲刺姦將軍語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尙殺之必不私諸卿也爲征虜將軍將兵北入箕關與弘農厭新柏華蠻中賊合戰弩矢入口洞出舉袖掩口血流袖中衆見遵傷却退遵呵吏士吏士進戰皆一人擊十大破之遵遣護軍王忠皆持刀斧伐樹開道至略陽襲隗囂隗囂破上從長安東歸過汧幸遵營勞之士衆作黃門武樂至夜御燈火時遵有疾詔賜重茵覆以御蓋公孫述遣兵救隗囂吳漢耿弇等悉奔還遵獨留屯汧詔書曰將軍連年拒難衆兵卽却復獨按部功勞爛然兵退無宿戒糧食不豫具今乃調度恐力不堪國家知將軍不易亦不遺力今送縑千匹以賜吏士遵奉公賞賜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布衣韋袴臥布被終身夫人裳不加

綵士以此重之遵病薨喪至河南縣詔遣百官皆至喪所上車駕素服往弔望城門舉音遂哭而慟還幸城門閱過喪車瞻望涕泣上親臨祠以太牢儀如孝宣帝臨霍將軍故事時下宣帝臨霍將軍儀令公卿讀視以爲故事博士范升上疏曰遵爲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娛樂必雅歌投壺又建爲孔子立後奏置五經大夫雖在軍旅不忘王室可謂守死善道者也乃贈將軍給侯印綬上遣校尉發騎士四百人被元甲兜鍪兵車軍陣送遵葬遵廉潔奉公死後每至朝會上數嗟歎曰安得憂國奉公之臣如祭征虜者乎衛尉銚期見上感慟對曰陛下至仁哀念祭遵不已羣臣各懷慚懼也遵無子國除

祭彤

祭彤

案彤遵從弟

字次孫膂力過人力貫三百斤弓爲襄賁令是時盜賊

尙未悉平而襄賁清靜詔書增秩一等賜縑百匹策書勉勵拜遼東太守至則厲兵馬遠斥候虜每犯塞常爲士卒先鋒數破之彤之威

聲揚于北方諸夷皆來內附野無風塵乃悉罷緣邊屯兵鮮卑奉馬一匹貂裘二領彤素清約為遼東太守三十年衣無副儲顯宗嘉其功賜錢百萬及衣冠刀劍下至杯案食物大小重疊入為太僕從至魯過孔子祠堂上指子路曰此太僕室也太僕吾之禦侮及彤卒烏桓鮮卑追思無已每朝京師過彤冢拜謁仰天號泣乃去

祭參

鮮卑千餘騎攻肥如城殺略吏人祭參案參形子坐沮敗下獄誅

景丹

王莽時舉有德行能言語通政事明文學之士景丹案范書本傳丹字孫卿馮翊櫟

陽人因以言語為固德侯相丹率眾至廣阿上聞外有大兵自來登城

勒兵在西門樓上案太平御覽作出至城外兵所下馬坐鞞旗毼毼上問何等兵丹等對曰上

谷漁陽上曰為誰來乎對曰為劉公即請丹入上設酒肉人人勞勉

恩意甚備建武二年定封丹櫟陽侯上謂丹曰今關東故王國雖數

縣不過櫟陽萬戶邑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故以封卿耳丹從上至懷病瘡在上前瘡發寒慄上笑曰聞壯士不瘡今漢大將軍反病瘡邪使小黃門扶起賜醫藥還歸雒陽病遂加拜弘農太守上以其舊將欲令強起領郡事乃夜召入謂曰弘農逼近京師知將軍病但得將軍威重臥以鎮之足矣

蓋延

蓋延字巨卿漁陽要陽人身長八尺彎弓三百斤以氣勢聞爲幽州從事光武以延爲虎牙將軍圍劉永于睢陽夜梯其城入永驚懼走出魚門延追擊大破之斬其魯郡太守梁邱壽沛郡太守陳修永軍反走溺水者半後與戰連破之遂平沛楚臨淮悉降延令沛修高祖廟置嗇夫祝宰樂人因齋戒祝高廟延上疏辭曰臣幸得受干戈誅逆虜奉職未稱久留天誅常恐污辱名號不及等倫天下平定以後曾無尺寸可數不能預竹帛之編明詔深閔儆戒備其每事奉循詔

命必不敢為國之憂也案范書本傳帝以延深入輕敵數以書誡之故延有是奏龐萌攻延延與

戰破之詔書勞延曰龐萌一夜反畔相去不遠營壁不堅殆令人齒

欲相擊而將軍有不可動之節吾甚美之夜聞急少能若是永初七

年詔封延曾孫為盧亭侯案范書本傳延封安平侯延孫側以謀反誅國除至是復紹封

銚期

銚期字次況案范書本傳期潁川郊人封安成侯為光武賊曹掾從平河北上至薊薊

中應王郎上驚去吏民遮道不得行期瞋目道左右大呼曰蹕大衆

披辟鄧禹發房子兵二千人以期為偏將軍別攻真定宋子餘賊援

樂陽橐肥纍者從擊王郎將兒弘劉奉于鉅鹿下期先登陷陣手殺

五十餘人創中額攝憤復戰遂大破之後勸上即位上笑曰卿欲遂

蹕邪期疾病使者存問加賜醫藥甚厚其母問期當封何子期言受

國家恩深常慚負如死不知當何以報國何宜封子也上甚憐之

東觀漢記卷第九

東觀漢記卷第十

耿純傳五

耿純

耿純字伯山鉅鹿人于邯鄲見上遂自結納獻馬及縑帛數百匹王
 郎舉尊號欲收純純持節與從吏夜遁出城駐節道中詔取行者車
 馬數十持歸宋子光武自薊東南馳純與從昆弟訢宿植共率宗族
 賓客二千餘人皆衣縑襜褕絳巾奉迎詣上所在盧奴言王郎所反
 之狀上拜純為前將軍封耿鄉侯案范書本傳光武即位封純高時
 陽侯建武六年定封為東光侯
 郡國多降邯鄲純兄歸燒宗家廬舍上以問純純曰恐宗人賓客卒
 有不同故焚燒廬舍絕其反顧之望上大笑純請治一郡盡力自效
 上笑曰卿乃欲以治民自效乃拜純為東郡太守後坐事免上過東
 郡數千人號呼涕泣云願復得耿君上復以純為東郡太守

臧宮

臧宮字君翁

案范書本傳宮穎川邾人封朗陵侯

為輔威將軍將兵擊諸郡至中盧屯

駱越是時公孫述將田戎任滿與漢軍相距于荆門諸將戰數不利越人謀欲叛漢附蜀宮兵少不足以制也會屬縣送委輸牛車三百餘兩至宮夜使鋸斷城門限令委輸車回轉出入隆隆至明越人伺候者聞車聲不絕而門限斷以漢兵大來乃奉牛酒勞軍由是遂安以城門校尉轉左中郎將征武陵蠻

馬武

建武六年馬武

案范書本傳武字子張南陽湖陽人封揚虛侯

與眾將上隴擊隗囂身被兜

鍪鎧甲持戟奔擊殺數十人囂追兵盡還武中矢傷

劉隆

建武二十年中郎將劉隆

案范書本傳隆字元伯南陽安眾侯崇近族封慎侯

為驃騎將軍

即日行大將軍事

馬成

馬成案范書本傳成字君遷南陽棘陽人封全椒侯為郟令上征河北成羸衣步擔渡河詰

上成善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橋河上至安邑太原至井陘中山至鄴

皆築堡壁起烽燧十里一候

王梁

光武拜王梁案范書本傳梁字君嚴漁陽安陽人封阜城侯為大司空以武強為侯國梁為

中郎將與景丹祭遵合擊蠻中破之詔梁別守天中關

陳俊

陳俊案范書本傳俊字子昭南陽西鄂人封祝阿侯初調補曲陽長上曰欲與君為左右小

縣何足貪乎俊即拜解印綬上以為安集掾建武二年俊攻匡城賊

下四縣上賜俊絳衣三百領以衣中堅同心之士

陳浮

二十三年詔以祝阿益濟南國故徙浮案浮俊子封蘄春侯

傅俊

東觀漢記 卷十 一 中華書局聚

傅俊案范書本傳俊字子衛從上迎擊王尋等于陽關漢兵反走還

汝水上上以手飲水澡盥鬚眉塵垢謂俊曰今日罷倦甚諸卿寧憊

邪

堅鐔

堅鐔字子皮案范書本傳作字子叔光武以鐔為揚化將軍鐔獨孤

絕南拒鄧奉北當董訢一年間道路隔塞糧饋不至食蔬菜與士卒

共勞苦

王霸

王霸案范書本傳霸字元伯祖父為詔獄丞上為大司馬霸為功曹

令史從渡河北賓客隨者數十人稍稍引去上謂霸曰賴川從我者

皆逝而子獨留始驗疾風知勁草王郎起上在薊郎移購上上令霸

至市口募人將以擊郎市人皆大笑舉手揶揄之霸慚而去上從邯

鄲避郎兵晨夜馳騫傳聞軍在後吏士惶恐南至下曲陽滹沱河導

吏言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渡左右皆惶畏爲郎所及上令霸前瞻水
霸欲如實還報恐驚官屬雖不可渡且臨水止尙可爲阻卽白曰冰
堅可渡衆大喜上大笑曰果妄言也遂前比至冰合可渡上令霸護
渡馬欲僵各以囊盛沙布冰上乃渡渡未畢數車而冰陷上謂霸曰
安吾衆能濟者卿力也謂官屬曰王霸從我勞苦前遇冰變權時以
安吏士是天瑞也爲善不賞無以勸後卽日以霸爲軍正賜爵關內
侯劉文及蘇茂臣于劉永上遣霸討之霸至遂閉門堅守勞賜吏士
作倡樂賊衆歡呼雨射營中中霸前酒樽霸安坐不動爲上谷太守
修飛狐道至平城堆石布土三百餘里

任光

任光字伯卿

案范書光傳光南陽宛人封阿陵侯

初爲鄉嗇夫漢兵攻宛軍人見光衣

冠鮮明令解衣將斬而奪之會光祿勳劉賜適至視光容貌長者乃
救全之光武平河北光暮入堂陽使騎皆炬火天地赫然盡赤堂陽

驚怖卽夜降

任隗

任隗

案隗光子

字仲和從羽林監遷虎賁中郎將建武元年始置將作大

匠自隗始隗拜司空永元初外戚秉權朝臣畏悚莫敢抗者惟隗與袁安同心畢力數犯顏諫

李忠

李忠字仲都

案范書本傳忠東萊黃人

父爲高密中尉忠發兵奉世祖爲右將軍

封武固侯時無綬上自解所佩綬以賜之上初至不脫衣帶衣服垢薄使忠解澣長襦忠更作新袍袴解支小單衣襪而上之上問諸將破賊所得物惟忠獨無所掠上曰我欲賜之諸君得無望乎卽以所乘大驪馬及繡被衣物賜之王郎遣將攻信都信都大姓馬寵等開城內之收太守宗廣及忠母妻子皆繫獄而令親屬招呼忠時寵弟從忠爲校尉忠卽時召見責數以背恩反賊因格殺之諸將皆驚曰

家屬在手中殺其弟何猛也忠曰若縱賊不誅則二心也上聞而美之謂忠曰今吾兵已成也將軍可歸救老母妻子忠曰蒙明公大恩思得效命誠不敢內顧宗親忠病濕痺免

李純

永平二年坐純

案純忠孫

母禮殺威弟季

案范書忠傳忠封中水侯卒子威嗣威卒子純嗣永平九年坐

母殺純叔父國除此以二年為九年仍脫國除二字

邳彤

邳彤字偉君信都人也

案范書本傳封靈壽侯

王莽末分鉅鹿為和戎郡居下

曲陽以彤為卒正更始即位上以大司馬平河北至曲陽彤舉城降為後大將軍信都反為王郎所置信都王捕繫彤父弟及妻子使為手書呼彤曰降者封爵不降者滅族彤泣報曰事君者不得顧家彤親所以至今日得安于信都者劉公之恩公事方爭國不得復念私也

劉植

光武以劉植案范書本傳植字伯先鉅鹿昌城人為驍騎將軍攻中山封昌城侯孫述

坐與楚謀反國除

劉歆

劉歆字細君案歆植從兄

劉嘉

劉嘉字共仲案嘉植弟范書本傳嘉作喜建武四年以嘉為驍騎將軍攻涿郡

王常

王常案范書本傳常字顏卿其先鄆人父博成哀閒轉客潁川舞陽因家焉光

武于大會中指常謂羣臣曰此家率下江諸將輔翼漢室心如金石

真忠臣也是日遷漢忠將軍為橫野大將軍位次與諸將絕席封山

桑侯孫廣坐楚事國除

李通

齊武王嘗殺通案范書本傳通字次元南陽宛人封固始侯同母弟申屠臣案申屠臣本

公孫上恐其怨不欲與軼相見軼數請上乃強見之軼深達通意上

乃許往意不安買半雷佩刀懷之至通舍通甚歡握手得半雷乃

謂上曰一何武也上曰倉卒時以備不虞耳王莽前隊大夫誅謀反

者通聞事發覺被馬欲出馬駕在轅中惶遽著鞍上馬出門顧見車

方自覺乃止通娶寧平公主為大司空性謙恭常避權勢謝病不視

事上司空印綬以特進奉朝請久之有司請封諸皇子上感通首創

大謀封通少子雄為邵陵侯每幸南陽常遣使以太牢祠通父冢

竇融

河西太守竇融案范書本傳融字周公扶風平陵人遣使獻橐駝令弟友詣闕道絕馳

還遣司馬虞封間行通書案范書本傳虞封作席封光武詔封融曰行河西五郡

大將軍涼州牧張掖屬國都尉竇融執志忠孝扶微救危仇疾反虜

隗囂率厲五郡精兵羌胡畢集兵不血刃而虜土崩瓦解功既大矣

篤意分明斷之不疑吾甚嘉之其以安豐陽泉蓼安風凡四縣封融
 為安豐侯融光武時數辭爵位不欲傳子不許因上疏曰臣融年五
 十三有一子年十五質性頑鈍臣融朝夕教導以經藝不得令觀天
 文見讖記誠欲令恭肅畏事恂恂修道不願其有才能何況乃當傳
 以連城廣土享侯國哉他日會見迎詔融曰公欲讓職還土今相見
 不宜論也融嗣子穆尚內黃公主而融弟顯親侯友嗣子固尚沮陽
 公主案沮陽范書融傳作涅陽穆長子勳尚東海公主案范書融傳穆子勳尚東海恭王疆女泚陽公

主此有脫誤寶氏一主兩侯三公主四二千石自祖至孫官府廐第相望

奴婢千數雖親戚功臣莫與為比案太平御覽作固破西羌還是時寶氏公侯二千石並在朝廷門內

尚三公主賞賜恩寵榮于當世親戚功臣無與為等也

寶固

寶固字孟孫案固融弟友子少為黃門郎謙讓有節操中元元年以固為中

郎將監羽林左騎為奉車都尉與駙馬都尉耿秉北征匈奴遂滅西

域開通三十六國在邊數年羌胡親愛之羌胡見客炙肉未熟人人長跪前割之血流指間進之于固固輒爲啗不穢賤之是以愛之如父母也破西羌還爲衛尉奉兩宮宿衛而見重當世恭謹下士賑施宗族甚有名稱

竇憲

竇憲

案憲融曾孫范書本傳憲字伯度

恃宮掖聲勢遂以賤直奪沁水公主園田公

主不敢訴後肅宗駕出過園指以問憲憲陰喝不得對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今貴主尙見枉奪何況小民乎章帝崩竇太后臨政憲爲大將軍弟景執金吾瓌將作大匠光祿勳大將軍置長史司馬員吏官屬位次太傅封武陽侯食邑二萬戶憲固辭封詔曰大將軍憲前歲出征克滅北狄朝加封賞固辭不受舅氏舊典竝蒙爵土其封憲冠軍侯邑二萬戶憲以特進見禮依三公竝未開封

竇章

寶章

案章融元孫范書本傳章字伯向

時謂東觀為老氏藏室

案范書本傳太僕鄧康聞其名請欲與交

章不肯往康以此益重焉是時學者稱東觀為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康遂薦章入東觀為校書郎此文前後並闕

卓茂

卓茂字子康

案李魯文選注作字子容

南陽人也為丞相史嘗出道中有人認茂

馬者茂問失馬幾日對曰月餘矣茂曰然此馬已畜數年遂解馬與之曰即非所失幸至丞相府還我乃步輓車去後日馬主自得其馬慚愧詣府叩頭謝歸焉茂為密令河南郡為置守令與茂竝居久之吏人不歸往守令茂視民如子口無惡言吏民親愛而不忍欺之民嘗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問之曰亭長從汝求乎為汝有事屬之而受乎將平居恩意遺之乎民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民曰竊聞賢聖之君使民不畏吏吏不取民今我畏吏是以遺之茂曰凡人所以貴于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亭長素為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今鄰里尚致餽此乃相親況吏民乎凡人之生

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儀以相交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去不在人間邪民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從人情今我以禮教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時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獨不入密界督郵言之太守不信自出案行見乃服焉光武卽位先訪求茂案太平御覽見茂時年七十餘矣詔作求茂謁封茂宣德侯以茂爲太傅賜几杖安車一乘茂爲人恬蕩樂道推實不爲華貌束身執節行己在于清濁之間自束髮至白首與人未嘗有爭執

東觀漢記卷第十

不為華為本無憂慮命曰五千餘載之期自宋建至台首與人未嘗
 楚效宜節利心效為大動類凡林安車一乘效為人胡慕樂善善實
 中果氏建勳後在理計中坊宋效於宋效勳效勳子十餘矣
 或南正十餘歲性始其災難不人密果曾摩言以女字不許自出矣
 今無以效為始無發惡反對效也所無其也或平始夫不大
 初舟人謂果為白書效出對而效樂之效笑曰對雖大也樂於人
 樂則對樂知首樂為善始心時效也對不始對女寧謂高深效主

東觀漢記卷第十一

列傳六

鄧晨

鄧晨

案范書本傳晨字偉卿封西華侯

南陽人曾祖父隆揚州刺史祖父勳交趾刺

史晨與上共載出逢使者不下車使者怒頗加恥辱上稱江夏卒史

晨更名侯家丞使者以其詐將至亭欲罪之新野宰潘叔為請得免

晨與上起兵吏乃燒晨先祖祠堂汙池室宅焚其冢墓宗族皆怒曰

家自富足何故隨婦家入湯鑊中

案晨娶光武姊元故有是語

晨終無恨色上微

時與晨觀讖云劉秀當為天子或言國師公劉秀當之上曰安知非

僕乎建武三年上徵晨還京師數燕見說故舊平生為忻樂晨從容

謂帝曰僕竟辦之帝大笑晨為陳留郡興鴻郤陂漑郡稻常以豐熟

兼流給他郡

來歙

來歙字君叔南陽人有志慷慨治左氏春秋與劉嘉俱詣雒陽世祖見歙與之語大歡曰君叔獨勞苦解所被襜褕以衣歙拜大中大夫建武五年持節送馬援奉璽書于隗囂囂遣子恂隨入侍時山東略定帝謀西收囂兵與俱伐蜀囂將王元說囂故狐疑不決歙素剛直遂發憤責之曰國家以公知臧否曉廢興故以手書暢至意足下推忠誠遣伯春委質是君臣父子信也今乃欲從佞惑之言為族滅之計叛主負子違背忠信吉凶之決在於今日因欲前刺囂囂起入部勒兵將殺歙歙仗節就車而去歙與征虜將軍祭遵襲略陽因保其城上聞甚悅左右怪^上數破大敵今得小城何足以喜然^上以略陽囂所依阻心腹已壞則制其支體易也囂圍歙于略陽^{案范書本傳歙襲得}略陽囂大驚曰何其神也乃悉兵數萬人圍之^也上詔曰桃花水出船檣皆至都夷陳倉分部而進上大發關東兵自將上隴討囂囂衆潰走圍解于是置酒高會賜歙班絕席坐在諸將之右賜歙妻縑千匹上使歙監諸將因歙上

疏宜益選兵馬儲積資糧詔于汧積穀六萬斛驢四百頭負馱隗囂破後有五谿六種寇見便鈔掠退阻營塹歙乃大治攻具衝車度塹遂與五谿戰大破之與蓋延攻公孫述將王元破之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歙未死馳告蓋延延見歙伏悲不能仰視歙叱曰故呼卿欲屬以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泣涕乎延收淚強起受所誠歙自書表投筆抽刃而死

案范書本傳贈征羌將軍

樊重

樊重字君雲南陽人

案重光武外祖

世善農稼好貨殖治家產業起廬舍高

樓連閣陂池灌注竹木成林閉門成市家素富外孫何氏兄弟爭財重恥之以田二頃解其忿訟縣中稱美推為三老年八十餘臨終其素所假貸人間數百萬遺令焚削文契債家聞者皆慚爭往償之諸子從敕竟不肯受世祖即位追封重為壽張敬侯

樊宏

樊宏案宏重子字靡卿拜光祿大夫位特進封長羅侯建武十二年從

都尉封謝侯十五年徙封壽張侯宏為人謙慎常戒其子曰富貴盈

溢未有能終者天道惡盈而好謙前世貴戚皆明戒也保身全己豈

不樂哉宏每當朝會迎期先到俯伏待事時至乃起上聞之敕驕臨

朝乃告勿令豫到宏病困車駕臨問其所欲言宏頓首自陳無功享

食大國願還壽張食小鄉亭上悲傷其言而不許

樊儵

樊儵案儵宏長子字長魚事後母至孝母嘗病癰儵晝夜匍伏不離左右

至為吮癰母終上遣中黃門朝暮餐食野王獻甘膠膏錫每作大發

案范書儵傳吏以為饒利儵知之臨薨奏焉

樊梵

樊梵案梵儵第三子字文高為尚書郎每當直事常晨駐馬待漏雖在閒署

冠劍不解于身每齋祠恐失時乃張燈俯伏為郎二十三歲未嘗被

奏三署服其慎也

樊準

案準宏族會孫

字幼陵為別駕從事臨職公正不發私書世稱冰清準

見當時學者少憫先王道術陵遲乃疏曰光武皇帝受命中興之初

羣雄擾于冀州旌旗亂于大澤然猶投戈講學息馬論道孝明皇帝

尤垂情古典游意經藝刪定乖疑稽合圖讖封師太常桓榮為關內

侯親自制作五行章句每饗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欣

是時學者大盛冠帶摺紳遊辟雍觀化者億萬計

案苑書本傳時鄧太后臨朝儒學陵

替準上疏請博求名儒徵詣公車俟帝講習之時公卿各為御史中

舉明經及舊儒子孫進其爵位使續其業太后深納其言丞執憲御下舉正非法官寮震慄轉尚書令明習漢家舊事周密畏

慎

張況

張況

案苑書張禹傳禹趙國襄國人祖父況

遷涿郡太守時年八十不任兵馬上疏乞

身詔許之後詔問起居何如子歆對曰如故詔曰家人居不足贍且以一縣自養以況為常山關長會赤眉攻關城況出戰死上甚哀之

張歆

張歆案歆子守臯長有報父讎賊自出歆召囚詣閣曰欲自受其辭既

入解械飲食之便發遣遂棄官亡命案范書張禹傳逢赦出由是鄉

里服其高義後仕為淮陽相時王新歸國賓客放縱干亂法禁歆將

令尉入宮搜捕王白上歆坐左遷為汲令卒官

張禹

張禹案禹字伯達封安鄉侯好學習歐陽尚書事太常桓榮惡衣食永

平六年禹為廷尉府北曹吏處事執平為京師所稱明帝以其明達

法理有張釋之風超遷非次拜廷尉徐縣北界有蒲陽陂水廣二十

里徑且百里在道西其東有田可萬頃禹為開水門通引灌溉率吏

民假與糧種禹巡行守舍止大樹下食糒乾飯屑飲水而已後年鄰

國貧人來歸之者茅屋草廬千餘戶屠酤成市墾田四千餘頃得穀百萬餘斛功曹吏戴閏當從行縣從書佐假車馬什物禹聞知令直符責問閏具以實對禹以宰士惶恐首實令自致徐獄和帝南巡祠園廟禹以太尉留守北宮大官朝夕送食賜毳毼具物除子男盛爲郎禹爲太傅錄尚書事鄧太后以殤帝初育欲令重臣居禁內乃詔禹舍宮中給帷帳牀褥太官朝夕進食五日一歸府每朝見特贊與三公絕席

郭況

郭況

案范書郭后紀后真定藁人父昌昌子況封陽安侯

爲城門校尉況皇后弟貴重賓客輻

輳而況恭儉謙遜尊奉法度不敢一奢爲鴻臚上數幸其宅飲酒賞

金帛甚盛京師號況家爲金穴言富實也

陰睦

建武二年追尊貴人父睦爲宣恩侯

案本書陰后傳睦字君孟后之父也南陽新野人

陰識

陰識案識睦長子范書本傳為守執金吾居位數十年對賓客語不

及國家其慎重如此

陰興

陰興案興睦次子字君陵為期門僕射從上出入常操小蓋疾風暴雨屏

翳左右泥塗狹隘自投車下脫袴解履涉淖至踝上欲封興置印綬

于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

下缺望上嘉興之讓不奪其志興盡忠竭思其無益于國雖在骨肉

不以私好害公義與同郡張宗上谷鮮于褒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

其所長而達之友人張汜杜禽與興厚善以為華而少實但私之以

財終不為言是以世稱其忠平興夫人薨會葬詔使五官中郎將持

節至墓賜印綬追封加諡興曰銅陽翼侯

陰傳

陰傅

案傅興第二子范書作博附見興

苑

封瀼強侯

案此永平元年事

七年以瀼強屬西

案此

闕文徙封于丹陽爲期思侯

案司馬彪郡國志瀼強期思並屬汝南郡丹陽無期思地此文有誤

東觀漢記卷第十一

... 爲中... 此... 下...

... 年... 此... 上... 欲...

... 已... 之... 一... 人... 立...

... 十... 半... 以... 歸... 西...

... 二... 十... 桂... 歸... 西...

東觀漢記卷第十二

列傳二

馬援

馬援字文淵扶風人

案范書本傳援封新息侯

遠祖以吏二千石自邯鄲徙茂陵

成歡里曾祖父通生賓宣帝時以郎持節號使君使君生仲官至

元武司馬仲生援援三兄況字君平余字聖卿員字季主援長七尺

五寸色理膚髮眉目容貌如畫受齊詩師事潁川蒲昌以況出為河

南太守次兩兄為吏京師見家用不足乃辭況欲就邊郡畜牧援外

類倜儻簡易而內重禮事寡嫂雖在閭內必憤然後見為郡督郵送

囚至府囚有重罪援哀而縱之亡命北地遇赦留援嘗歎曰凡殖貨

財產貴其能施賑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以班昆弟故舊身衣羊

裘皮袴隗囂甚重援以為綏德將軍時公孫述稱帝囂使援往觀之

援素與述同鄉里相善以為至當握手迎如平生述乃感陳陞衛引

援入交拜畢就館為援制荅布單衣案范書本傳荅作都交讓冠會百官於宗

廟立舊交之位述鸞旗旄騎警蹕就車禮甚盛欲授以封侯大將軍

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因而辭歸謂囂曰子陽并底鼂耳不如專意

東方囂乃使援奉書雒陽援初到敕令中黃門引入時上在宣德殿

南廡下袒幘坐援至上迎笑謂之曰卿遨遊二帝閒見卿使人慚援

頓首謝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臣亦擇君臣與公孫述同縣少小

相善臣前至蜀述陞戟而後進臣今臣遠從異方來陛下何以知非

刺客而簡易如此於是上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乃曰天下

反覆自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

王自有真也援歸說囂曰前到朝廷上凡十四見案此語意未完當有脫佚援與

楊廣書曰車丞相高祖園寢郎一月九遷為丞相者知武帝恨誅衛

太子案范書本傳隗囂遣子恂入侍援將家屬隨恂歸上書訟之陽會囂意狐疑後遂發兵拒漢援具言滅囂謀畫因

使援將突騎往來遊說離囂支黨援又為書與囂將楊廣使曉囂降廣不荅攷范書備載援書而無此文當出范氏刪落上自征

隗囂至漆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計未決會召援因說
囂側足而立將士土崩之勢兵進必破之狀於上前聚米爲山川指
畫地勢上曰虜在吾目中矣囂衆大潰援爲隴西太守討羌中矢貫
腓脛上聞賜羊三千牛三百頭以養病援務開恩信寬以待下任吏
以職但總大體而已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輒曰此丞
掾任何足相煩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旅拒此乃太守事耳遷虎賁
中郎將在隴西上書曰富民之本在於食貨宜如舊鑄五銖錢天下
賴其便三府以爲未可凡十三難援一一解之條奏其狀自還京師
數被進見爲人明白嫺進對尤善述前事每言及三輔長者至閭里
少年皆可觀皇太子諸王聞者莫不屬耳忘倦擊尋陽山賊上書曰
除其竹木譬如嬰兒頭多蟣蝨而剃之蕩蕩蟣蝨無所復依書奏上
大悅出尚書盡數日敕黃門取頭蝨章特入因出小黃門頭有蝨者
皆剃之上以援爲伏波將軍援上言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書伏字大

外嚮成臯令印臯字爲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一
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爲信也所宜齊同薦
曉古文字者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奏可援好事至荔浦見冬筍
名曰苞筍上言禹貢厥包橘柚疑謂是也其味美於春夏筍擊交趾
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嘗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
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爲郡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求益盈
餘但自苦耳吾在浪泊西里搗閒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熏烝
仰視烏鳶跼跼墮水中臥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與兄子嚴敦
書曰學龍伯高不就猶爲謹飭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尙類鶩者效杜
季良而不成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也援平交趾
上言太守蘇定張眼視錢瞠目討賊怯於戰功宜加切敕後定果下
獄援於交趾鑄銅馬奏曰臣聞行天者莫如龍行地者莫如馬臣援
師事楊子阿

案此下有闕文

孝武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之

立馬於魯班門外更名曰金馬門臣既備數家骨法以所得駱越銅鑄以爲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五寸詔置馬德陽殿下援振旅京師賜車一乘援曰方今匈奴烏桓尙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尸還葬耳何能臥牀上在兒女子手中邪故人孟冀曰諒爲烈士當如此矣援行亭障到右北平詔書賜鉅鹿縑二百匹建武二十四年武威將軍劉禹擊武陵五谿蠻夷深入軍沒援因復請行時年六十二上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尙能被甲上馬上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上笑曰曩哉是翁也

案曩字范書本傳作曩鑠

遂遣援二月到武陵臨鄉

馬廖

馬廖

案廖援長子范書本傳廖字敬平封順陽侯

少習易經清約沈靜援擊五谿無功卒

於師廖不得嗣爵從羽林監遷虎賁中郎將上表長樂宮曰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長安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

方且半額城中好廣袖四方用匹帛司隸校尉梁松案范書梁松歿於顯宗永平四年

年馬氏之敗在肅宗建初八年於時松歿已久此文有誤奏特進防光廖廖子豫兄弟父子并受

爵士榮顯冠世多買京師膏腴美田作大廬近帶城郭妨困人民

馬防

馬防字公平案防援第三子范書本傳作字江平是書別本又作字孝孫永平十五上始欲征

匈奴與竇固等議出兵調度皆以為塞外草美可不須穀馬其各以

案此下有闕文固等兵到燉煌當出塞上請馬穀上以固言前後相違怒不

與穀皆言按軍出塞無穀馬故事防言宣帝時五將出征其奏言匈

奴候騎得漢馬矢見其中有粟即知漢兵出以故引去以是言之馬

當與穀上善其用意微至敕下調馬穀防遂見親近防征西羌上嘉

防功令史官作頌頌其功伐章帝建初三年防為車騎將軍城門校

尉置掾史位在九卿上絕席防兄第二人案此謂防及弟光歿范書本傳光時封許陽侯各

六千戶防為潁陽侯特以前參醫藥勤勞省闔綏定西羌以襄城羹

亭一千二百戶增防身帶三綬寵貴至盛爲光祿勳將緹騎宿衛宮
省上數幸防府賞賜飲食防上言聖人作樂所以宣氣致和順陰陽
也臣愚以爲可因歲首發太簇之律奏雅頌之音以迎和氣時以作
樂器費多遂獨行十月迎氣樂案范書本傳十月作十二月防性矜嚴公正數言
政事多見採用子鉅爲常從小侯六年正月齋宮中上欲冠鉅夜拜
爲黃門郎御章臺下殿陳鼎俎自臨冠之防兄弟奴婢各千人以上
防又多牧馬畜賦斂羌胡上不喜之數加譴責所以禁遏甚備由是
權執稍損賓客亦衰

馬光

馬光字叔山

案光授第五子

遭母喪哀痛感傷形骸骨立監越騎校尉視事

帥厲吏士教習有方時五校尉令在北軍營中光以爲五校尉主禁
兵武備所以宿衛兩營不宜在一處表請二校尉附北宮詔許越騎
射聲寺治北宮章帝與光詔曰朝送鹿膾寧用飯也拜太僕視事減

省諸費歲千萬以上光前坐黨附竇憲歸國憲誅憲奴玉當誣光與
憲逆初竇氏有事玉當亡私從光乞不與恨去懷挾欲中光官捕得
玉當因告言光與憲有惡謀光以被誣不能自明乃自殺光死後憲
他奴郭扈自出證明光憲無惡言光子朗上書迎光喪葬舊瑩詔許
之

馬客卿

馬客卿案客卿援少子幼而岐嶷年六歲能接應諸公專對賓客嘗有死罪

亡命者來過客卿逃匿不令人知外若訥而內沈敏援甚奇之以為
將相器故以客卿字焉

馬巖

馬巖字威卿案巖援兄余子父余卒時巖方七歲依姊壻父九江連率平河

侯王述案班書元后傳王鳳弟譚封平阿侯子仁孫術皆嗣爵此平

王馨平阿侯仁之子則述當為巖明年母復終會述失郡居沛郡建

姊壻之昆弟此云姊壻父亦誤

武三年余外孫右扶風曹貢爲梧安侯相迎嚴歸養視之至四年叔父援從車駕東征過梧安乃將嚴西嚴年十二至雒陽留寄郎朱仲孫舍大奴步護視之嚴從其故門生肆都學擊劍習騎射從司徒祭酒陳元受左氏春秋顯宗詔嚴留仁壽闈與校書郎杜撫班固定建武注記拜嚴持兵長史將北軍五校士羽林兵二千人屯西河美稷衛護南單于聽置司馬從事牧守謁敬同之將軍敕嚴過武庫祭蚩尤帝親御阿閣觀其士衆時人榮之拜中丞嚴舉劾按章申明舊典奉法察舉無所迴避百寮憚之爲五官中郎將邊境有事輒下嚴處便宜肅宗初立汲汲欲知下情引納敕嚴有所見聞輒言帝令諸上便宜封表遣子以往都使詣省門帝自勞以手書嚴爲陳留太守建初中病遣功曹史李龔奉章詣闕帝親召見龔問疾形狀以黃金十斤葛縛佩刀畫帶革帶付龔賜嚴遣太醫送方藥也

馬融

馬融案融嚴第五子范才高博洽為通儒教養諸生常有數千涿郡

盧植北海鄭元皆其徒也善鼓瑟案范書本傳作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

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

列女樂弟子以次傳鮮有入其室者

馬稜

馬稜字伯威案稜援族孫從兄毅張掖屬國都尉稜為廣陵太守奏罷鹽

官賑貧贏薄賦稅郡界嘗有蝗蟲食穀稜有威德蝗蟲入江海化為

魚蝦興復陂湖增歲租十餘萬斛為會稽太守詔詰會稽車牛不務

堅強車皆以桃枝細篔案范書本傳但云轉會稽太守治亦有聲此事失載

梁統

梁與秦同祖出於伯益別封於梁統高祖父子都自河東遷居北地

子都子橋橋子溥溥子延以明軍謀特除西域司馬延生統案范書本傳統

氏字仲寧安定烏陵鄉侯統疏稱元帝初元五年輕殊死刑三十四事哀帝建

平元年輕殊死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殺人者減死一等五帝
有流殛放竄之誅三王有大辟刻肌之法是以五帝三王之刑除殘
去亂鞭扑不可弛於家刑罰不可廢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
有本末行之有逆順耳案范書本傳統以法令既輕下姦不勝宜重
刑罰以遵舊典乃上此疏議者以為不可施
行統復上言願得召見若統對尚書狀曰元壽二年三輔盜賊羣輩
並起至燔燒茂陵都邑煙火見未央宮前代所未嘗有其後隴西新
興北地任橫任崖西河漕況越州度郡萬里交結或從遠方四面會
合遂攻取庫兵劫掠吏人國家開封侯之科以軍法追捕僅能破散
也

梁竦

梁竦

案竦統子范書
本傳竦字敬叔

作悼騷賦其文曰彼仲尼之佐魯兮先嚴斷而

後宏衍雖離讒以嗚嗚兮卒暴誅於兩觀殷伊周之協德兮

案周字
疑誤

暨太甲而俱寧豈齊量其幾微兮徒信己以榮名雖吞刀以奉命兮

案雖疑作胥

抉目皆於門閭吳荒萌其已殖兮可信顏於王廬圖往鏡來

兮關北在篇

案此句疑有誤

君名其既泯沒兮後辟亦然屈平濯德兮絜顯

芬香句踐罪種兮越嗣不長重耳忽推兮六卿卒強趙殞鳴犢兮秦

人入疆樂毅奔趙兮燕亦是喪武安賜命兮昭以不王蒙宗不幸兮

長平顛荒范父乞身兮楚項不昌何爾生不先後兮惟洪勳以遐邁

服荔裳如朱紱兮騁鸞路於犇瀨歷蒼梧之崇邱兮宗虞氏之俊乂

臨衆瀆之神林兮東敕職於蓬碣祖聖道而垂典兮褒忠孝以為珍

既匡救而不得兮必殞命而後仁惟賈傅其違指兮何揚生之敗真

彼皇麟之高舉兮熙太清之悠悠臨岷川以愴恨兮指丹海以為期

永元九年制詔三公大鴻臚曰夫孝莫大於尊尊親親其義一也追

命外祖以篤親親其追封謚皇太后父竦為褒親愍侯好爵顯服以

慰母心

梁商

梁商字伯夏

案商少子雍子

少持韓詩兼讀衆書傳記天資聰敏昭達萬

情舉措動作直推雅性務在誠實不爲華飾孝友著於閭閻明信結

於友朋其在朝廷儼恪矜嚴威而不猛退食私館接賓待客寬和肅

敬憂人之憂樂人之樂皆若在己輕財貨不爲之蓄積故衣裘裁足

卒歲奴婢車馬供用而已朝廷由是敬憚委任焉常曰多藏厚亡爲

子孫累每租奉到及兩宮賞賜使置中門外未嘗入藏悉分與昆弟

中外饑年穀貴有饑餒輒遣蒼頭以車載米菜錢於四城外給與貧

民商上書猥復超超宿德

案此二句文義未明當有脫誤

商病篤敕子冀等曰吾以

不德享受多福生無以輔益朝廷死必耗費帑藏衣衾飯哈玉匣珠

貝之屬何益朽骨百僚勞攘紛華道路祇增塵垢雖云禮制亦有權

時方今邊郡不寧盜賊未息豈宜重爲國損氣絕之後載至冢舍卽

時殯殮殮以時服皆以故衣無更裁制殯已開冢冢開卽葬祭食如

前無用二牲孝子善述父志不宜違我言也商薨賜東園轎車朱壽

器銀鏤黃玉匣案帝作誄曰孰云忠侯案范書本傳商侯不聞其音背

去國家都茲元陰幽居冥冥靡所且窮商朝廷敬憚其委任自前世

外戚禮遇所未曾有門無駐馬請謁之賓謙虛抑損九命彌恭漢興

以來妃后之家亦無商比

梁冀

梁冀案冀商長子范書本傳冀字伯車嗣父侯為大將軍拜步兵校尉上書列校之職上應天

工下厭羣望實非愚臣所宜冀僭侈作平上駟車永昌太守鑄黃金

之蛇獻之冀益州刺史种暘發其事大將軍夫人躬先率禮淑慎其

身超號為開封君即大將軍梁冀妻也案大將軍夫人以下十九字當是詔策之詞即大將軍梁

冀妻也句恐為後人加注而節錄者誤在正文又范書本傳冀妻孫壽封襄城君梁商傳夫人陰氏薨追號開封君此以號開封君者為

冀妻疑亦有誤

梁不疑

梁不疑案不疑商次子范書梁拜步兵校尉上書曰列校之職上應

天工下厭羣望實非過少所任

案此段與前梁冀傳略同攷不疑拜步兵校尉范書不載恐錄冀傳誤複

孫咸

識曰孫咸征狄今以平狄將軍孫咸行大司馬事咸以武名官以應

圖識

案此當是詔文范書不載

東觀漢記卷第十二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The text is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bleed-through.

籍

Vertical text on the left margin, possibly a page number or title, mostly illegible.

東觀漢記卷第十三

列傳八

伏湛

上自將擊彭寵伏湛

案范書本傳湛字惠公琅邪東武人

上疏諫曰臣聞文王享國五

十伐崇七年而三分天下有二至武王四海乃賓陛下承大亂之極

出入四年中國未化遠者不服而遠征邊郡四方聞之莫不怪疑願

思之杜詩薦湛疏

案范書本傳湛是時策免大司徒封不其侯遣就國

曰竊見故大司徒陽

都侯伏湛自行束修訖無毀玷篤信好學守死善道經為人師行為

儀表秉節持重有不可奪衆賢百姓嚮望德義微過斥退久不復用

識者愍惜儒士痛心湛容貌堂堂國之光輝智略謀慮朝之淵藪齟

齟勵志白首不衰實足以先後王室各足以光示遠人武王莊公所

以砥礪蕃屏勸進忠信令四方諸侯咸樂回首仰望京師柱石之臣

宜居輔弼出入禁門補闕拾遺

伏威

伏威字伯明

案威湛子范書本傳作伏隆字伯文

張步遣其掾孫昱隨威詣闕上書獻

鰓魚

伏恭

伏恭字叔齊湛同產兄子也

伏晨

伏晨

案晨湛少子翕孫

尚高平公主

侯霸

侯霸字君房

案范書本傳霸河南密人追封諡則鄉哀侯

有威重為太子舍人從鍾寧君

受律為淮平大尹政理有能名王莽敗霸保守臨淮更始元年遣謁

者侯威荊州刺史費遂齎璽書徵霸百姓號呼哭泣遮使者或當道

臥皆曰願復留霸期年民至乃誠乳婦勿得舉子侯君當去必不能

全使者慮就徵臨淮必亂不敢授璽書而具以狀聞霸為尚書令深

見任用

宋弘

宋弘

案范書本傳弘字仲子京北長安人封宜平侯

爲司空尙書問弘通博之士弘薦沛國

桓譚才學洽聞幾及揚雄劉向父子於是召譚拜議郎給事中上每

晏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悔於薦舉聞譚內出正朝服坐

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吾所以薦子欲令輔國家以

道今數進鄭聲以亂雅樂非碩德忠正也後大會羣臣上使譚鼓琴

見弘失其常度上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

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其後不復令譚給

事中嘗受俸得鹽令諸生糶諸生以賤不糶弘怒悉賤糶不與民爭

利弘嘗燕見御坐新施屏風圖畫列女上數數顧視弘正容言曰未

見好德如好色者上卽爲撤之上姊湖陽公主新寡上與共論朝臣

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上曰方且圖之後弘見上

一珍做宋版印
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上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韓歆

韓歆字翁君南陽人以從征伐有功封扶陽侯好直言爲司徒嘗因朝會帝讀隗囂公孫述相與書歆曰亡國之君皆有才桀紂亦有才上大怒以爲激發免歸田里上猶不釋復詔就責歆及子嬰皆自殺

歐陽歆

歐陽歆

案范書本傳歆字正思樂安千乘人

其先和伯從伏生受尚書至歆七世皆爲

博士敦於經學恭儉好禮歆遷汝南太守推用賢俊吏民從化爲大司徒坐在汝南臧罪死獄中歆掾陳元上書追訟之言甚切至帝乃賜棺木贈賻三千匹

朱浮

朱浮

案范書本傳浮字叔元沛國蕭人封新息侯

與彭寵書責之曰伯通自伐以爲功高

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
慚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爲遼東豕也上不征彭寵浮上疏
切諫曰連年距守吏士疲勞蟻蝨生甲冑弓弩不得弛上下相率焦
心大兵冀蒙救護之恩陛下輒忘之於河北誠不知所以然浮上疏
曰陛下率禮無違

案此上
下文闕

浮爲司空賣國恩以爲威福

張湛

張湛字子孝右扶風人以篤行純淑鄉里歸德雖居幽室閤處必自
整頓三輔以爲儀表爲馮翊見府寺門卽下主簿進曰位尊德重不
宜自輕湛曰禮下公門何謂輕哉爲光祿大夫數正諫威儀不如法
度者湛常乘白馬帝每有異政輒曰白馬生且復諫矣爲太子太傅
及郭后廢因稱疾拜太中大夫病居中東門侯舍故時人號中東門
君帝數存問賞賜後大司徒戴涉被誅帝強起湛以代之至朝堂遺
失溲便因自陳疾篤不能復任朝事遂罷之

杜林

杜林字伯山扶風人於河西得漆書古文尙書經一卷每遭困厄握抱此經寄隗囂地終不降志辱身至簪蒿席草不食其粟囂乃出令曰杜伯山天子所不能臣諸侯所不能友蓋伯夷叔齊恥食周粟令且從師友之位須道開通以順其志林雖拘於囂而終不屈節建武六年弟成物故囂乃聽林持喪東歸旣遣而悔追令刺客楊賢於隴坻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致成喪乃歎曰當今之世誰能行義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林爲侍御史先與鄭興同寓隴右乃薦之上徵興爲太中大夫時議郊祀制以爲漢當祀堯林上疏曰臣聞營河雒以爲民刻肌膚以爲刑封疆畫界以建諸侯井田什一以供國用三代之所同及至漢興因時宜趨世務省煩苛取實事不苟貪高亢之論是以去土中之京師就關內之遠都除肉刑之重律用髡鉗之輕法郡縣不置世祿之家農人三十而取一政卑易行禮節

易從人無愚智思作漢德樂承漢祀基業特起不曰緣堯堯遠於漢民不曉信言提其耳終不悅諭后稷近於周民戶知之世據以興基由其祚本與漢異祀郊高帝誠從民望得萬國之歡心天下福應莫大於此民奉種祀且猶世主不失先俗羣臣僉薦繇攷績不成九載乃極宗廟至重衆心難違不可卒改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明當專用祖宗之故文章也宜如舊制以解天下之惑合於易之所謂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義方軍師在外祭可且如元年郊祭故事建武八年閒郡國七大水涌泉盈溢林以爲倉卒時兵擅權作威張氏雖皆降散猶尙有遺脫長吏制御無術元元侵陵之所致也上疏曰臣聞先王無二道明聖用而治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畏其易也古今通道傳其法於有根狼子野心奔馬善驚成王深知其終卒之患故以殷民六族分伯禽七族分康叔懷姓九宗分唐叔檢押其姦宄又遷其餘於成周舊地雜

俗旦夕拘錄所以挫其強禦之力詘其驕恣之節也及漢初興上稽舊章合符重規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之後以稍弱六國強宗邑里無營利之家野澤無兼并之民萬里之統海內賴安後輒因衰羸之痛脅以從終之義故遂相率而陪園陵無反顧之心追觀往法政皆神道設教強榦弱枝本支百世之要也是以皆永享康寧之福無怵惕之憂繼嗣承業恭己而治蓋此助也其被災害民輕薄無累重者兩府遣吏護送饒穀之郡或懼死亡卒爲傭賃亦足以消散其口救贍全其性命也昔魯隱有賢行將致國於桓公乃流連貪位不能早退況草創兵長卒無德能直以擾亂乘時擅權作威玉食狂猱之意徼幸之望蔓延無足張步之計是也小民負縣官不過身死負兵家滅門殄世陛下昭然獨見成敗之端或屬諸侯宮府元元少得舉首仰視而尙遺脫二千石失制御之道令得復昌熾縱橫比年大雨水潦暴長涌泉盈溢災壞城郭官寺吏民廬舍潰徙離處潰成

坑坎臣聞水陰類也易卦地上有水比言性不相害故曰樂也而猥相毀墊淪失常敗百姓安居殆陰下相爲蠹賊有大小負勝不齊均不得其所侵陵之象也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惟陛下留神明察往來懼思天下幸甚遷大司徒司直百僚知林以明德用甚敬憚之爲光祿勳與馬援同鄉里素相親愛援從南方還時林馬適死援遣子持馬一匹遺林曰朋友有車馬之饋可且以備乏林受之居數月林遣子奉書曰將軍內施九族外有賓客望恩者多林父子兩人食列卿祿祿出常有盈今送錢五萬援受之謂子曰人當以此爲法是杜伯山所以勝我也林爲東海王傅王以師故數加饋遺林不敢受常辭以道上稟假有餘苦以車重無所置之代張純爲大司空務於無爲

文有誤

案范書光武紀建武二十二年大司空朱浮免杜林爲大司空二十三年林薨張純爲大司空則是林代朱浮純復代林也此

張純

張純字伯仁

案范書本傳純
京北杜陵人

建武初先詣闕封武始侯爲太中大夫

在朝累世明習故事時舊典多闕每有疑義輒爲訪純自郊廟婚冠喪紀禮儀多所正定一日或數四引見爲虎賁中郎將純素慎重周密時上封事輒削去草建武二十六年詔純曰禘祫之祭不行已久矣宜據經典詳爲其制純奏曰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春秋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毀廟及未毀廟之主皆登合食入太祖廟五年而再殷漢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高祖存廟主未嘗合祭元始五年諸王公列侯廟會始爲禘祭又前十八年親幸長安亦行此禮禘之爲言諦諦定昭穆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夏四月夏者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也祫祭以冬十月冬者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也斯典之廢於茲八年請可如禮施行以時定議帝從之自是禘祫遂定純臨終謂家丞翕曰吾無功於時猥蒙爵土身死之後勿議傳國爵子奮字稚通兄根常被病純薨大行移書問嗣翕上

奮詔封奮奮上書曰根不病哀臣小稱病令翕移臣臣時在河南冢廬見純前告翕語自以兄弟不當蒙爵土之恩願下有司帝以奮違詔收下獄奮惶怖乃襲封謙儉節約閨門中和

馮勤

馮勤字偉伯魏郡人曾祖揚宣帝時爲宏農太守生八男皆典郡趙魏間號爲馮萬石兄弟形皆偉壯惟勤祖偃長不滿七尺爲黎陽令常自謂短陋恐子孫似之乃爲子伉娶長妻生勤長八尺三寸魏郡太守范橫上疏薦勤爲郎中給事尙書以圖議軍糧在事精勤遂見親識由是使典諸侯封事勤差量功次輕重國土遠近地執豐薄不相逾越莫不厭服焉自是封爵之制非勤不定遷司徒是時三公多見罪退上賢勤欲令以善自珍乃因燕見從容誡之曰朱浮上不忠於君下凌轢同列竟以中傷人臣放逐遭誅雖追加賞賜不足以償不訾之身忠臣孝子覽照前世以爲鏡誠能盡忠於國事君無二則

爵賞光於當世功名列於不朽可不勉哉中元元年車駕西幸長安
祀園林還勤燕見前殿盡日歸府因病喘逆上使太醫療視賞賜錢
帛遂薨

馮魴

馮魴字孝孫

案范書本傳魴南陽湖陽人

其先魏之別封曰華侯華侯孫長卿食

采馮城因以氏焉魴父名揚明帝詔曰馮魴以忠孝典兵出入八年

數進忠言正諫其還故爵為楊邑侯賜以玉玦

案范書本傳光武中元元年魴代張純為

司空三年封楊邑鄉侯明帝永平四年坐攷隴西太守鄧榮聽任奸吏策免削爵土至是復故爵

帝東巡郡國留魴

宿衛南宮敕魴車駕發後將緹騎宿元武門複道上領南宮吏士南
宮複道多惡風寒老人居之且病痲若向南者多取帷帳東西完塞
諸窗望令緻密子孫得到魴所魴父子兄弟並帶青紫三代侍中

馮石

馮石

案石魴子柱次子

襲母公主封獲嘉侯亦為侍中稍遷衛尉能取悅當

世爲安帝所寵帝嘗幸其府留幸十許日賜駁犀具劍佩刀紫艾綬
玉玦各一

趙熹

趙熹字伯陽

案范書本傳
熹南陽宛人

奮迅行伍少有節操從兄爲人所殺無子

熹常思欲報之遂往復讎而讎家皆疾病熹以因疾報殺非仁者心

且釋之而去顧謂讎曰爾曹若健遠相避後病愈悉自縛詣熹熹不

與相見後竟殺之更始卽位舞陰大姓李氏擁城不下更始遣柱天

將軍李寶降之不肯云聞宛之趙氏有孤孫熹信義著聞願得降之

更始徵熹使詣舞陰李氏遂降熹爲赤眉兵所圍迫急乃亡走與友

人韓仲伯等數十人攜小弱越山出武關仲伯以其婦有色恐有強

暴者而已受其害欲棄之於道熹責怒仲伯以泥塗其婦面載以鹿

車身自推每逢賊欲逼奪輒爲求哀言其病遂脫遇更始親屬皆蹀

跌塗炭飢困不能前熹見之悲感所裝縑帛資糧悉以與之光武以

熹守簡陽侯相敕從騎都尉儲融受兵二百人通利道路熹白上不
 願受融兵單車馳往度其形況上許之為平原太守於是擢舉義行
 誅鋤姦惡後青州大蝗入平原界輒死歲屢有年百姓歌之建武二
 十六年上延集內戚宴會諸夫人各前言為趙熹所濟活上甚嘉之
 後徵熹入為太僕引見謂曰卿非但為英雄所保也婦人亦懷卿之
 恩厚加賞賜拜太尉以日食免案范書本傳建武二十七年拜太尉
明帝永平三年坐攷中山相薛修不
實免非因日食也且以災異策免三公自
安帝時徐防始光武時未有此文疑誤為衛尉性周密盡心事上
 夙夜匪懈恩寵甚厚母歿乞身行服顯宗不許遣使為釋服賞賜恩
 寵甚渥熹內典宿衛外幹宰職正身立朝未嘗懈惰及帝崩復典喪
 事再奉大行禮事修舉肅宗即位進為太傅詔曰行太尉事趙熹三
 葉在位為國元老其以熹為太傅

東觀漢記卷第十四

列傳九

朱鮪

朱鮪案范書岑彭傳鮪淮陽人等會城南清水上沙中設壇立聖公爲天子鮪破

上大喜諸將賀之懇上尊號鮪守雒陽吳漢諸將圍守數月不下上

以岑彭嘗爲鮪校尉令彭說鮪曰赤眉已得長安今公誰爲守乎蕭

王受命平定燕趙百姓安土歸心賢俊四面雲集今北方清淨大兵

來攻雒保一城欲何望乎不如亟降鮪曰大司徒公被害時鮪與其

謀又諫更始無遣上北伐自知罪深故不敢降耳彭還詣河陽白上

上謂彭復往曉之夫建大事者不忌小怨今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

上指水曰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奉上旨復至城下說鮪因曰彭往

者得執鞭侍從蒙薦舉拔擢深受厚恩思以報義不敢負公鮪從城

上下索曰當如此來彭趨索欲上鮪見其不疑卽曰旦蚤與我會上

東門外彭如期往與鮪交馬語鮪輕騎詣彭降焉彭為殺羊具食鮪

曰身為降虜未見吳公諸將不敢食彭即令鮪自縛與俱見吳公將

詣行在所河津亭上即時解鮪縛復令彭夜送歸雒陽案范書岑彭傳鮪明且悉

眾出降拜為平秋將軍封扶溝侯成德侯鮪元孫祀案范書不載鮪徙封成德坐殺人國除

鮑永

鮑永字君長上黨人也少有志操事後母至孝妻嘗於母前叱狗而

永即去之為郡功曹時有稱侍中止傳舍者太守趙興欲出謁永以

不宜出當車拔佩刀案范書本傳作拔佩刀截馬當胸與此異興因還後數日詔書下捕

之果矯稱使者由是知名更始以永行大將軍事得置偏裨將五人

拜僕射行將軍事將兵安撫河東性好文德雖行將軍常衣阜襜褕

路稱鮑尚書兵馬光武遣諫議大夫儲大伯持節徵永永疑不從乃

收繫大伯封所持節於晉陽傳舍壁中遣信人馳至長安永遣弟升

及子壻張舒等謀使營尉李匡先反涅城開門內兵殺其縣長馮晏

立故謁者祝回爲涅長更始歿永與馮欽共罷兵幅巾而居後歸上
上謂永曰我攻懷三日兵不下關東畏卿且將故人往卽拜永諫大
夫至懷謂太守曰足下所以堅不下者未知孰是也今聖主卽位天
下已定不降何待卽開城降永說下懷上大喜與永對食賜洛陽上
商里宅爲魯郡太守時彭豐等不肯降後孔子闕里無故荆棘自闢
從講室掃除至孔里永異之召郡府丞謂曰方今阨急而闕里無故
自滌豈夫子欲令太守大行饗誅無狀也乃修學校理請豐等會手
格殺之爲司隸校尉侍帝叔父趙王良從送中郎將來歛喪還入夏
城門中與五官將軍相逢道迫良怒召門候岑尊叩頭馬前永劾奏
良曰今月二十七日車駕臨故中郎將來歛喪還車駕過須臾趙王
從後到與右中郎將張邯相逢城門中道迫狹叱邯旋車又召候岑
尊詰責使前走數十步案良諸侯藩臣蒙恩入侍宜知尊帝城門候
吏六百石而肆意加怒令叩頭都道奔走馬頭前無藩臣之禮大不

敬也永矜嚴公平以平陵鮑恢為都官從事並伉直不避強禦詔策
曰貴戚且當斂手以避二鮑其見憚如此永行縣到京兆霸陵過更
始冢引車入陌欲下從事諫止之永曰親北面事人何忍車過其墓
雖以獲罪司隸不避也遂下車哭盡哀而至右扶風椎牛上苟諫冢
上聞之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太中大夫張堪對曰仁者百行之
宗忠者禮義之主仁不遺舊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也上悅永以度田
不實被徵案范書本傳時永為東海相詔書迎下永曰君晨冒犯霜露精神亦已
勞矣以君帷幄近臣其以為兗州牧

鮑昱

鮑昱字文淵

案昱永子

泚陽長邑人趙堅殺人繫獄其父母詣昱自言年

七十餘惟有一子適新娶今繫獄當死長無種類涕泣求哀昱憐其
言令將妻入獄解械止宿遂任身有子拜司隸校尉詔昱詣尚書使
封胡降檄上遣小黄門問昱有所怪不對曰臣聞故事通官不著姓

又當司徒露布怪使司隸而著姓也帝報曰吾欲使天下知忠臣之
子復爲司隸司徒例訟久者至數十年比例輕重非其事類錯雜難
知昱奏定詞訟七卷決事都目八卷以齊同法令息遏人訟也

案范書本

傳昱以永平十七年爲司徒

田邑

田邑字伯玉馮翊蓮芍人也其先齊諸田父豐爲王莽著威將軍邑
有大節涉學藝能善屬文初爲上黨太守鄧禹使積弩將軍馮愔將

兵繫邑愔悉得邑母弟妻子

案范書馮衍傳世祖遣劉延攻天井關與田邑戰邑迎母弟妻子爲延所獲與

此後邑聞更始敗乃歸世祖世祖遣騎都尉弓里遊諫大夫何叔武

卽拜邑爲上黨太守時更始遣鮑永馮衍屯太原衍與邑素誓刎頸
俱受重任忿邑背前約乃遺書責邑曰晏嬰臨盟擬以曲戟不易其

辭邑以書勸鮑永曰愚聞丈夫不釋故而改圖哲士不傲幸而出危
今君長故主敗不能死新主立不肯降擁衆而據壁欲襲六國之從

與邑同事一朝內爲刎頸之盟興兵背畔攻取涅城破君長之國壞
父母之鄉首難結怨輕弄凶器人心難知何意君長當爲此計昔者
韓信將兵無敵天下功不世出略不再見威執項羽名出高帝不知
天時就烹於漢智伯分國既有二晉欲大無已身死地分頭爲飲器
君長銜命出征擁帶徒士上黨阨不能救河東畔不能取朝有顛沛
之憂國有分崩之禍上無仇牧之節下無不占之志天之所壞人不
能支君長將兵不與韓信同日而論威行得衆不及智伯萬分之半
不見天時不知厭足欲明人臣之義當先知故主之未然欲貪天下
之利宜及新主之未爲今故主已敗新主旣成四海爲羅網天下爲
敵人舉足遇害動搖觸患履深淵之薄冰不爲號涉千鈞之發機不
知懼何如其智也絕鮑氏之姓廢子都之業誦堯之言服桀之行悲
夫命也張舒內行邪孽不遵孝友疎其父族外附妻黨已收三族將
行其法能逃不自詰者舒也能夷舒宗者余也永邑遂結怨焉邑爲

漁陽太守未到官道病徵還爲諫議大夫病卒

馮衍

馮衍字敬通其先上黨潞人曾祖父奉世徙杜陵祖野王生座襲父

爵爲關內侯座生衍衍少有倣儻之志更始時爲偏將軍與鮑永相

善更始既敗固守不以時下衍說吳漢曰得道之兵鼓不振塵案范書更

始二年吳漢爲大將軍斬更始幽州牧苗曾衍時爲更始立漢將軍建武初爲揚化大將軍掾辟鄧禹

府數奏記於禹陳政言事曰衍聞明君不惡切慤之言以測幽冥之

論忠臣不顧爭引之患以達萬機之變是故君臣兩興功名兼立名

勒金石令聞不忘今衍幸逢寬明之日將值危言之時豈敢拱默避

罪而不竭其誠哉伏念天下離王莽之害久矣始自東郡之師繼以

西海之役巴蜀沒於南夷緣邊破于北狄遠征萬里暴兵累年禍擘

未解兵連不息刑法彌深賦斂愈重衆彊之黨橫擊於外百僚之臣

貪殘於內元元無聊饑寒並臻父子流亡夫婦離散廬落丘墟田疇

蕪穢疾疫大興災異蠡起於是江湖之上海岱之濱風騰波湧更相
駘藉四垂之人肝腦塗地死亡之數不啻大半殃咎之毒痛入骨髓
匹夫僮婦感懷怨怒皇帝以聖德靈威龍興鳳舉率宛葉之衆將散
亂之兵敵血昆陽長驅武關破百萬之陣摧九虎之軍雷震四海席
卷天下攘除禍亂誅滅無道一期之閒海內大定繼高祖之休烈修
文武之絕業社稷復存炎精更輝德冠往初功無與二天下日以去
亡新就聖漢當蒙其福而賴其願樹恩布德易以周洽其猶順驚風
而飛鴻毛也然而諸將擄掠逆倫絕理殺人父子妻人婦女燔其室
屋略其財產饑者毛食寒者蹠跣冤結失望無所歸命今大將軍以
明淑之德秉大使之權統三軍之政存撫并州之人惠愛之誠加乎
百姓高世之心聞乎羣士故其延頸企踵而望者非特一人也且大
將軍之事豈特圭璧其行束修其身而已哉將定國家之大業成天
地之元功也昔周宣中興之主齊桓霸彊之君耳猶有申伯召虎夷

吾吉甫攘其蝨賊安其疆宇況乎萬里之漢明帝復興而大將軍爲之梁棟此誠不可以忽也且衍聞之兵久則力屈人愁則變生今邯鄲之賊未滅真定之際復擾而大將軍所部不過百里守城不休戰軍不息兵革雲集百姓驚駭奈何自怠不爲深憂夫并州之地東帶石陘關北逼彊胡年穀獨熟人庶多資斯四戰之地攻守之場也如其不虞何以待之故曰德不素積人不爲用備不豫具難以應卒今生人之命懸於將軍將軍所仗必須良才宜改易非任更選賢能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無謂無賢路有聖人審得其人以承大將軍之明雖則山澤之人無不感德思樂爲用矣然後簡精銳之卒發屯守之士三軍旣整甲兵已具相其土地之饒觀其水泉之利制屯田之術習戰射之教則威風遠暢人安其業矣若鎮太原撫上黨收百姓之歡心樹名賢之良佐天下無變則足以顯聲譽一朝有事則可以建大功惟大將軍開日月之明發深淵之慮監六經之論觀孫武之

策省羣議之是非詳衆士之白黑以超周南之迹垂甘棠之風令夫

功烈施於千載富貴傳於無窮伊望之策何以加茲案范書本傳以此奏記為衍勸

鮑永之詞與此異衍娶北地任氏女為妻忌不得畜媵妾兒女常自操井白

明帝以為衍材過其實抑而不用遂坎壈失志以素終於家

馮豹

馮豹字仲文案豹衍子後母惡之嘗因豹夜臥引刀斫之豹正起中被獲

免豹好儒學以詩傳教授鄉里為之語曰道德斌斌馮仲文豹每奏

事未報常伏省門下或從昏至明天子默使小黄門持被覆之曰勿

驚之案范書本傳此豹為尚書郎時事豹為武威太守視事二年河西稱之

王閔

王閔者王莽叔父平阿侯譚子也王莽篡位潛忌閔乃出為東郡太

守閔懼誅常繫藥手內莽敗漢兵起閔獨完全

王元

王元杜陵人

案范書
元字惠孟

東觀漢記卷第十四

東國真經卷第十四

王天林刻人

東觀漢記卷第十五

列傳十

丁綝

丁綝字幼春定陵人也伉健有武略從上渡河拜河南太守及封功

臣上令各言所樂謂綝曰諸將皆欲縣子獨求鄉何也案范書丁鴻傳諸將皆占

豐邑美縣惟綝願封本鄉或謂綝曰綝曰昔孫叔敖敕其子受封必

求礪确之地今綝能薄功微得鄉亭厚矣上從之封為定陵新安鄉

侯食五千戶後徙封陵陽侯

丁鴻

丁鴻字孝公案鴻綝長子李善文選注作字季公年十三從桓榮受歐陽尚書二年而

明章句善論難為都講遂篤志精銳布衣荷擔不遠千里父綝從征

伐鴻獨與弟威居憐威幼小而共寒苦及綝卒鴻當襲封上書讓國

於威書不報既葬乃挂衰經於冢廬而去留書與威曰鴻貪經書不

顧恩義弱而隨師生不供養死不飯哈皇天祖禰並不佑助身被大病不任茅土前上疾狀願辭爵章不報迫於當封謹自放鴻初與九江人鮑駿同事桓榮甚相友善及鴻亡駿遇於東海陽狂不識駿乃止而讓之曰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基可謂智乎鴻感

愴垂淚歎息乃還就國兼射聲校尉案范書本傳明帝永平十三年鴻以侍中兼此職肅宗

詔鴻與太常樓望少府成封屯騎校尉桓郁衛士令賈逵等集議五

經同異於白虎觀使五官中郎將魏應主承制問難侍中淳于恭奏

上上親稱制臨決上嗟歎鴻才號之曰殿中無雙丁孝公賜錢二十

萬案上嗟歎鴻才以下數句太平御覽作鴻以材論最明儒者稱之數數美焉時人嗟曰殿中無雙丁孝公元和二年車

駕東巡狩鴻以少府從上奏曰臣聞古之帝王統治天下五載巡狩

至於岱宗柴祭於天望秩山川協時月正日同斗斛權衡使人不爭

陛下尊履蒸蒸奉承宏業祀五帝於明堂配以光武二祖四宗咸有

告祀瞻望太山嘉澤降樹柴祭之日白氣上升與燎煙合黃鵠羣翔

所謂神人以和荅響之休符也上善焉三年以廬江郡爲六安國徙封鴻爲馬亭侯日食鴻爲司徒上疏曰臣聞春秋日食三十六而弑君三十六變不空生夫帝王不宜以重器假人觀古及漢傾危之禍靡不由世位擅寵之家伏見大將軍案此下有闕文刺史二千石初除謁辭求通待報雖奉璽書受臺敕不敢去至數十日背公室向私門此乃上威損下權威外附之臣依託權門諂諛以求容媚宜誅之永元四年兼衛尉鴻薨子湛嗣湛卒子浮嗣浮卒子夔嗣

宣秉

宣秉案范書本傳秉字巨公馮翊雲陽人建武元年拜御史中丞上特詔御史中丞與

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

宣彪

宣彪案彪子秉官至元菟太守

王丹

王丹字仲回京兆人也資性清白疾惡豪強每歲農時載酒肴便於

田頭大樹下飲食勸勉之案此句太平御覽作於田間候勤者與而勞之因留其餘酒肴而

去閭里有喪憂輒度其資用教之儉約因為其制日定葬其親喪不

過留殯一月其下以輕重差焉時河南太守同郡陳遵關西之大俠

也其友人喪親遵為護喪事賻助甚厚丹乃懷縑一匹陳之於主人

前曰如丹此縑出自機杼遵聞而有慚色更始時遵為大司馬護軍

出使匈奴過辭於丹丹曰俱遭時反覆惟我二人為天地所遺今子

當之絕域無以相贈贈子以不拜遂揖而別遵甚悅之鄧禹平三輔

糧乏丹上麥二千斛禹高其節義表丹領左馮翊案范書本傳丹以稱疾不視事免歸

司徒侯霸欲與丹定交丹被徵霸遣子昱候昱道遇丹拜於車下丹

荅之昱曰家君欲與君投分何以拜子孫邪丹曰君房有是言王丹

未許之丹子有同門生喪親家在中山白丹欲往奔慰結侶將行丹

怒而撻之令寄縑以祠焉或問其故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初有

薦士於丹者丹選舉之而後所舉者陷罪丹坐免客慚自絕俄而丹復徵爲太子太傅乃呼客見之謂曰何量丹之薄不爲設席食以罰之相待如舊

王良

王良字仲子東海人少清高爲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之官舍布被瓦器時司徒鮑恢以事到東海過候其家而良妻布裙徒跣曳柴從田中歸恢曰我司徒吏故來受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恢乃下拜歎息而還良以疾歸一歲復徵至滎陽疾篤不任進道乃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遂拒之良慚自後連徵輒稱疾

申屠剛

申屠剛字巨卿扶風人性剛直中正志節抗厲常慕史鮪汲黯之爲人涉獵書記果於行義元始中舉賢良對策昔周公豫防禍首先遣

伯禽守封於魯離斷至親以義割恩使己尊寵不加其後言甚切直
建武初徵拜侍御史遷尚書令謇謇多直言無所屈撓時隴蜀未平
上嘗欲近出剛諫上不聽剛以頭軼乘輿車輪馬不得前

郅惲

郅惲字君章汝南人也上書諫王莽令就臣位莽大怒卽收繫惲難
卽害使黃門脇導惲令爲狂疾恍惚不自知所言惲曰所言皆天文
非狂人所造作惲與董子張友子張父及叔父爲鄉里盛氏一時所
害子張病將終惲往候之子張視惲歔歔不能言曰吾知子不悲天
命長短而痛二父讎不復也子張目擊而已惲卽將客遮讎人取其
頭以示子張子張見而氣絕惲見令以狀首令應之遲趨出就獄令
跣追之不及卽自入獄謝之拔刀自嚮以要惲曰子不從我出敢不
以死明心乎惲遂出汝南太守歐陽歙召惲爲功曹汝南舊俗十月
饗會百里內皆齎牛酒到府飲讌時臨饗禮畢歙教曰西部督郵繇

延天資忠貞不嚴而治今與衆儒共論延功顯之於朝惓於下座愀然前曰案延資性貪邪外方內員朋黨構姦罔上害民明府以惡爲善以直從曲此旣無君又復無臣惓敢奉觥歎色慚不知所爲門下掾鄭敬進曰君明臣直功曹言切明府德也歎意少解曰實歎罪也鄭次都隱于弋陽山中惓卽去從次都止漁釣甚娛留數十日惓喟然歎曰天生俊士以爲民也鳥獸不可與同羣子從我爲伊尹乎將爲許巢而去堯舜也次都曰吾年耄矣安能從子子勉正性命勿勞神以害生告別而去惓客於江都郡舉孝廉爲郎爲上東門候光武嘗出夜還詔開門欲入惓不納上令從門閒識面惓曰火明燎遠遂拒不開明日惓上書曰昔文王不敢盤於遊田以萬民爲憂而陛下遠獵山林以夜繼晝其如社稷宗廟何誠小臣所竊憂也由是上特重之惓爲長沙太守坐前守張禁多受遺送千萬以惓不推劾故左遷芒長芒守丞韓龔受大盜丁仲錢阿擁之加笞八百不死入見惓

稱仲健惲怒以所杖鐵杖捶龔龔出怨懟遂殺仲惲故坐免

郭伋

郭伋字細侯河南人也

案苑書本傳以伋為扶風茂陵人與此異

拜潁川太守召見辭謁

帝勞之曰郡得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並蒙福也為并州牧前在州素有恩德老小相攜道路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於道次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始到喜故奉迎伋辭謝之事訖諸兒送出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使別駕計日告之既還先期一日伋謂違信止於野亭須期乃入伋知盧芳夙賊難卒以力制常嚴烽候明購賞以結寇心

杜詩

杜詩字君公

案苑書本傳詩河內汲人

建武元年為侍御史安集雒陽時將軍蕭

廣放縱兵士猝暴民間詩敕曉不改遂格殺廣還以狀聞上召見賜以棨戟復使河東誅降逆賊楊義等為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治清平

以誅暴立威信善於計略省愛民役造作水排鑄爲農器用力省見
功多時人方於召信臣故南陽人爲之語前有召父後有杜母坐遣
客爲弟報讎被徵會病卒喪無所歸詔使治喪郡國邸購絹七千匹

孔奮

孔奮字君魚右扶風茂陵人竇融請奮署議曹掾守姑臧長奮素孝
供養至謹時天下擾亂惟河西獨安而姑臧稱爲富邑通貨故羌市
四合每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致豐積奮在姑臧四年財物不增惟老
母極膳妻子但菜食或嘲奮曰直脂膏中亦不能自潤而奮不改其
操詔書以奮在姑臧治有絕迹賜爵關內侯爲武都丞妻時在郡爲
隗囂餘黨所攻殺太守得奮妻子奮追賊賊推奮之子於軍前奮年
五十惟有一子不顧遂擒賊而其子見屠帝嘉其忠遷武都太守奮
篤於骨肉弟奇在雒陽爲諸生分俸祿以供給其糧用四時送衣下
至脂燭每有所食甘美輒分減以遺奇

張堪

張堪字君游案范書本傳年六歲受業長安治梁邱易才美而高京

師號曰聖童堪守蜀郡案范書本傳不公孫述遣擊之堪有同心之

士三千人相謂曰張君養我曹為今日也乃選擇水軍三百人斬竹

為箆渡水遂免難堪與吳漢并力討公孫述遂破蜀漢先遣堪入成

都鎮撫吏民時述珍寶珠玉委積無數堪錄簿上官秋毫無取堪去

蜀郡乘折轅車白布被囊為漁陽太守有惠政開治稻田八千餘頃

教民種作百姓以殷富童謠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歧張君為政樂

不可支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光武詔曰平陽城李善稱故令范

遷於張堪案此句疑令人面熱出汗其賜堪家新繒百匹以表廉吏

衛颯

衛颯案范書本傳颯字為桂陽太守鑿山通路列亭置驛視事十年

徵還颯到即引見賜食於前從吏二人賜冠幘錢人五千

茨充

茨充字子河

案鄴道元水經注作字子河

宛人也初舉孝廉之京師同侶馬死充

到前亭輒舍車持馬還相迎鄉里號之曰一馬兩車茨子河充爲桂陽太守俗不種桑無蠶織絲麻之利類皆以麻桌頭縕著衣民惰窳少麤履盛冬皆以火燎足多剖裂充令屬縣教民益種桑柘養蠶桑織履復令種紵麻數年之間人賴其利衣履温煖元和中荊州刺史上言臣行部入長沙界觀者皆徒跣臣問御佐曰人無履亦苦之否佐對曰十二月盛寒時並多剖裂血出然火燎之春温或膿潰建武中桂陽太守茨充教人種桑蠶人得其利至今江南頗知蠶桑織履皆充之化也

任延

任延字長孫南陽宛人更始拜爲會稽西部都尉時年十九迎吏見其少皆驚及到澹泊無爲下車遣吏以中牢具祠延陵季子時天下

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土會稽頗稱多士延到皆禮之乃聘請高行俊又加董子儀嚴子陵等敬待以師友之禮掾吏貧者輒分俸祿以賑給之省諸卒令耕公田以周窮急每時行縣輒使慰勉孝子就餐飯之崇禮養善如此建武初延上書言臣贊拜不由王庭願收骸骨詔書徵延民攀持車轂涕泣除睢陽令每至歲時伏臘延輒休遣繫徒各使歸家並感其恩德應期而還有囚於家被病自載詣獄既至而死延率掾吏殯於門外百姓悅之為武威太守河西舊少雨澤延乃為置水官吏修理溝渠皆蒙其利益

董宣

董宣

案范書本傳宣字少平陳留圍人

為洛陽令擊搏豪彊在縣五年年七十四卒

官詔遣使臨視惟布被覆尸妻子對哭家無餘財上歎曰董宣死乃知貧耳

樊煜

樊煜字仲華

案范書本傳煜南陽新野人

煜與世祖有舊世祖嘗於新野坐文書

事被拘時煜為市吏餽餌一笥上德之建武初拜為河東都尉臨發之官引見雲臺賜御食衣被上調煜曰一笥餌得都尉何如煜頓首曰小臣蒙恩特見拔擢陛下不忘往舊臣得竭死自効煜為天水郡其政嚴猛好申韓之術不假下以權道路不敢相盜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出獄吏人及羌胡畏之道不拾遺行旅至夜聚衣裝道旁曰以付樊公後還其物如故涼州為之歌曰寧見乳虎穴不入冀府赤大笑期必死忿怒或見置嗟我樊府君安可再遭值

李章

李章

案范書本傳章字第公河內懷人

為千乘太守坐誅斬盜賊過濫徵下獄免

馮駿

長沙中尉馮駿將兵詣岑彭璽書拜駿為威虜將軍

鄧讓

鄧讓夫人光烈皇后姊也

東觀漢記卷第十五

光武皇帝... 永平... 永平... 永平...

李章

大英... 必... 必... 必...

以... 以... 以... 以...

其... 其... 其... 其...

曰... 曰... 曰... 曰...

女... 女... 女... 女...

事... 事... 事... 事...

樊... 樊... 樊... 樊...

樊... 樊... 樊... 樊...

東觀漢記卷第十六

列傳十一

班彪

班彪

案范書本傳彪字叔皮扶風安陵人

避地河西大將軍竇融以為從事深相敬愛

接以師友之道

班固

班固

案固彪子

字孟堅年九歲能屬文詞詩賦及長遂博貫載藉九流百

家之言無不窮究學無常師不為章句舉大義而已性寬和容眾不以才能高人諸儒以此慕之時人有上言班固私改作史記詔下京兆收繫固弟超詣闕上書具陳固不敢妄作但續父所記述漢事徵固詣校書除蘭臺令史遷為郎典校祕書令卒前所續史記固數入讀書禁中每行巡狩輒獻賦頌

班超

班超字仲升扶風安陵人徐令彪之子也爲人大志不修小節然內孝謹居家常執勤苦不取勞辱有口辯而涉獵書傳持公羊春秋多所窺覽家貧恆爲官傭寫書以供養久勞苦嘗輟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間乎超行詣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爾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曰生燕頷虎頭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永平中竇固擊匈奴超爲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戰於蒲類海多斬首虜固又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鄯善王廣禮敬甚備後更疎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志意薄乎此必有匈奴使來也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安在侍胡具服超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酒酣激怒曰不探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驚怖可殄盡鄯善破膽功成事立也衆曰善遂將吏士往奔虜營超手格殺三人斬得匈奴使屋類帶副使比離支首及節明日乃還告郭

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鄴善一國驚怖竇固具上超功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壯超詔固曰吏若班超何故不遣而選乎今以超爲假司馬令遂前功固欲益其兵超曰願得本所從三十餘人足以備有餘多益爲重累超至西域于闐王廣德禮意甚疎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向漢漢使有驪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就超請馬超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

有頃巫至超卽斬其首送廣德因辭讓之超曰臣乘聖漢威神出萬

死之志冀立鉛刀一割之用案范書本傳章帝建初三年超既服疎勒于闐欲因此回平諸國乃上疏請兵

此其疏中語前後文闕建初八年稱超爲將兵長史假鼓吹黃麾超討焉耆焉

耆王廣遣其左將北鞬支奉迎超賜而遣焉耆國有葦橋之險廣乃

絕橋不欲令漢軍入國超更從他道渡超定西域五十餘國乃以漢

中郡南鄭之西鄉戶千封超爲定遠侯超自以久在絕域年老思土

上疏曰臣常恐年衰奄忽僵仆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

安息遣使獻大爵師子超遣子勇隨入塞超為都護以任尙代超尙謂超曰君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宜有以誨之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禁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陽為簡而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在西域三十一歲還洛陽拜射聲校尉

班始

班始

案始超長子雄子

尙陰城公主名賢得

案賢得司馬彪五行志作堅得

鄭興

鄭興

案范書本傳興字少贛河南開封人

從博士金子巖為左氏春秋

鄭衆

鄭衆字仲師

案衆興子

建武中太子及山陽王因虎賁中郎將梁松請衆

欲為通藉遺練帛衆悉不受謂松曰太子儲君無外交義漢有舊防諸王不宜通客松風以長者難逆不可不慮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

正而死廬江獻鼎有詔召衆問齊桓公之鼎在柏寢臺見何書春秋
左氏有鼎事幾衆對狀除郎中永平中北匈奴遣使求和親上遣衆
持節使匈奴衆素剛烈至北庭虜欲令拜衆不爲屈單于大怒圍守
閉之不與水火欲脅服衆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復遣衆使北匈
奴衆因上書言臣前奉使不爲匈奴拜單于恚怒放兵圍臣今臣銜
命必見陵折臣恐不忍將大漢節對氈裘獨拜如令匈奴遂能服臣
將有損大漢之強上不聽衆不得已既行後果爲匈奴所殺案范書本傳衆

在路連上書詔追還繫廷尉會赦歸家後爲軍司馬仕至大司農此文疑誤

范升

范升案范書本傳升遷博士每有大議輒見訪問

陳元

陳元案范書本傳元字上疏曰抉瑕摘釁掩其宏美
習左氏春秋建

立武初議立左氏傳博士范升奏不宜
光武興立左氏而桓譚衛宏並

共毀訾故中道而廢

桓榮

桓榮字春卿沛國人也本齊桓公後桓公作伯支庶用其諡立族命氏焉榮少勤學講論不怠治歐陽尚書事九江朱文剛窮極師道貧窶無資常客傭以自給精力不倦十五年不窺家拜議郎授皇太子經每朝會輒令榮於公卿前敷奏經書帝稱善曰得卿幾晚歐陽尚書博士缺上欲用榮榮叩頭讓曰臣經術淺薄不如同門生郎中彭

閔揚州從事臯宏帝曰兪往汝諧因拜榮為博士引閔為議郎

案范書本

傳引閔宏俱為議郎與此稍異

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榮被服儒衣温恭

有蘊藉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特為加賞賜又詔諸生雅吹擊磬盡日乃罷後入會庭中詔賜奇果受者懷之榮獨舉手奉以拜帝笑指之曰此真儒生也愈見敬厚榮嘗寢病太子朝夕遣中人問疾賜以帷帳奴婢曰如有不諱無憂家室也後

病愈入復侍講太子報榮書曰君慎疾加餐重愛玉體

案苑書本傳榮以太子經

學成畢上疏歸道故太子報書

建武二十八年以榮爲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大會

諸生陳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乎初榮遭倉卒困厄時嘗與族人桓元卿俱拮拾投閒輒誦詩元卿謂榮曰卿但盡氣爾當安復施用時乎榮笑而不應後榮爲太常元卿來候榮榮諸弟子謂曰平生笑君盡氣今何如元卿曰我農民安能預知如此顯宗卽位尊榮以師禮嘗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驃騎將軍東平王蒼以下榮門生數百人天子親自執業時執經生避位發難上輒謙曰太師在是旣罷悉以太官供具賜太常家其恩禮如此永平二年辟雍成拜榮爲五更每大射養老禮畢上輒引榮及弟子升堂執經自爲辯說詔曰五更沛國桓榮以尙書授朕十有餘年詩云日就月將示我顯德行其賜爵關內侯食邑五百戶後以五更祿終厥身子郁以明經復爲太常

桓郁

桓榮卒子郁當襲爵讓於兄子

案范書本傳郁字仲思郁兄子名汎

顯宗不許不得已

受封而悉以租入與之上以郁先師子有禮讓甚見親厚郁以永平

十四年為議郎遷侍中上自制五家要說章句令郁校定於宣明殿

上謂郁曰卿經及先師致復文雅其冬上親於辟雍自講所制五行

章句已復令郁說一篇上謂郁曰我為孔子卿為子夏起予者商也

又問郁曰子幾人能傳學郁曰臣子皆未能傳學孤兄子一人學方

起上曰努力教之有起者即白之皇太子賜郁鞍馬刀劍郁乃上疏

皇太子曰伏見太子體性自然包含今古謙謙允恭天下共見郁父

子受恩無以明益夙夜慚懼誠思自竭愚以為太子上當合聖心下

當卓絕於眾宜思遠慮以光朝廷永元二年西謁園林郁兼羽林中

郎將上賜馬二匹并鞍勒防汗

桓焉

桓焉案焉郁第三子范書本傳焉字叔元為太子太傅以母憂自乞聽以大夫行喪逾

年詔使賜牛酒奪服即拜光祿大夫遷太常

桓鸞

桓鸞案鸞焉弟夏子范書本傳鸞字始春父良龍舒侯相鸞貞亮之性著乎幼冲學覽

六經莫不貫綜推財孤寡分賄友朋泰於待賢狹於養己常著大布
緼袍糲食粗餐除陳留已吾長旬月間遷河內汲令

桓典

桓典字公雅案典焉仲子順子舉孝廉為郎中居無幾相王吉以罪被誅故

人親戚莫敢至者典獨棄官收斂歸葬服喪三年為立祠堂盡禮而
去為御史是時宦者執政典無迴避常乘驄馬京師畏憚為之語曰

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

桓礧

桓礧案礧鸞子范書本傳作煜一名嚴字文林尤修志介一餐不受于人不應辟命

初平中天下亂穢到吳郡刺史劉繇振給穀食衣服所乏者悉不受後東適會稽住止山陰縣故魯相鍾離意舍太守王朗餉給糧食布帛牛羊一無所留臨去之際屋中尺寸之物悉疏付主人纖微不漏移居揚州從州豫室中中庭橘樹一株遇實熟乃以竹藩樹四面風吹落兩實以繩繫著樹枝每當危亡之急其志彌固賓客從者皆肅其行也

張佚

建武二十八年大會百官詔問誰可傳太子者羣臣承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爲陰氏乎爲天下乎卽爲陰氏則陰侯可爲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上稱善曰欲置傅者以輔太子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卽拜爲太子太傅

桓譚

桓譚字君山沛人少好學徧治五經能文有絕才而喜非毀俗儒由

是多見排詆哀平間位不過郎光武卽位拜議郎譚上書曰富商大
賈多收田貨中家子爲之保役受計上疏趨走俯伏譬若臣僕坐而
分利又賈人多通侈靡之物羅紈綺繡雜綵玩好以淫人耳目而竭
盡其財是爲下樹奢媒而置貧本也求人之儉約富足何可得乎夫
俗難卒變而人不可暴化宜抑其路使之稍自衰焉矯稱孔子爲讖
記以誤人主案范書本傳時帝方信讖譚上疏爭之此二句卽疏中指斥讖記語前後文闕譚譏訕圖讖有
詔會議靈臺所處上謂譚曰吾欲以讖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對曰
臣生不讀讖上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上大怒曰桓譚非聖無
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由是失旨遂不復轉遷出爲
六安郡丞之官意忽忽不樂道病卒時年七十餘譚著書言當世行
事號曰新論光武讀之敕言卷大令皆別爲上下凡二十九篇惟琴
道未畢但有發首一章章帝元和中行巡狩至沛令使者祠譚家鄉
里甚榮之

劉昆

劉昆字桓公

案范書本傳昆陳留東昏人

少治施氏易篤志經學教授弟子常五

百餘人每春秋享射常備列典儀以素木刻瓠葉爲俎豆爲光祿勳授皇太子及諸王小侯五十人經昆老退位以二千石祿終其身

劉軼

劉軼字君文

案軼昆字

永平中以中庶子入侍講

汪丹

汪丹字子玉

案范書本傳丹南陽育陽人

世傳孟氏易作通論七篇世重之號汪

君通論

戴憑

戴憑字次仲

案范書本傳憑汝南平輿人

爲侍中數進見問得失上謂憑曰侍中

當匡輔國政勿有隱情憑對曰陛下嚴曰朕何用嚴憑曰伏見前太尉西曹掾蔣遵清亮忠孝學通古今陛下納膚受之愬遂至禁錮世

以是爲嚴上怒曰汝南子欲復黨乎憑出自繫廷尉詔引見憑謝曰
臣無謬諤之節而有狂瞽之言不能以尸伏諫偷生苟活誠慚聖朝
上卽敕尙書解遵禁錮拜憑虎賁中郎將以待中兼領之正旦朝賀
百僚畢會上令羣臣能說經者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
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爲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

牟長

牟長字君高

案范書本傳長樂安臨濟人

少篤學治歐陽尙書諸生著錄前後萬

人建武十四年徵爲中散大夫拜少府詔曰少府大儒不失法度其
見優如此

尹敏

尹敏字幼季

案范書本傳敏南陽堵陽人

拜郎中辟大司空府上以敏博通經記

令校圖讖敏對曰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頗類世俗之
辭恐疑誤後生遷長陵令永平五年詔書捕男子周慮慮素有名字

與敏善過候敏坐繫免官出乃歎曰瘖聾之徒真世之有道者也何謂察察而遇斯禍也敏與班彪親善每相遇與談常日旰忘食晝即至暝夜則達旦彪曰相與久語為俗人所怪然鍾子期死伯牙破琴曷為陶陶哉

高詡

高詡字季回案范書本傳詡平原般人以儒學徵拜大司農在朝以清白方正稱

丁恭

上封功臣皆為列侯大國四縣縣各有差博士丁恭等案范書本傳恭字子然山

陽東人議曰古帝王封諸侯不過百里故利以建侯取法於雷強幹弱

枝所以為治也今封諸侯四縣不合法制上曰古之亡國皆以無道未嘗聞功臣地多而滅亡者乃遣謁者即授印綬

甄宇

甄宇字長文北海人治嚴氏春秋持學精微以白衣教授常數百人

建武中爲青州從事徵拜博士每臘詔賜博士羊人一頭羊有大小肥瘦時博士祭酒議欲殺羊稱分其肉字曰不可又欲投鉤字復取之字因先自取其最瘦者由是不復有爭訟後召會詔問瘦羊甄博士京師因以稱之拜太子少傅清淨少欲常稱老氏知足之分也字傳子晉晉傳子承周澤董魯平叔叔子軼並以儒學拜議郎也

張元

張元字君夏案范書本傳元河內河陽人欲專意經書方其講問乃不食終日忽

然如不飢渴爲博士其學兼通數家

李躬

三老常山李躬年耆學明以二千石祿養終身案此明帝永平二年詔文躬范書無傳

蘇竟

蘇竟案范書本傳竟字伯況扶風平陵人與劉歆兄子恭書曰前世以磨研編簡之才

與國右史公從事出入者惟硯也案范書本傳作走昔以磨研編簡之才與國師公從事出入蓋歆於

莽時爲國師此文國右史公即國師公之誤末者爲硯也四字當是後人妄增

丁邳

廉

案范書不載司馬書劉歆注引趙岐三輔決錄注云邳字叔春京兆陽陵人

高節正直不撓舉爲孝

廉

温序

温序字次房

案范書本傳序太原祁人

爲護羌校尉行部爲隗囂別將苟宇所拘

劫宇謂序曰子若與我并威同力天下可圖也序素有氣力大怒叱

宇等曰虜何敢迫脅漢將因以節槌殺數人賊衆爭欲殺之宇止曰

此義士也可賜以劍序受劍銜鬚於口顧左右曰旣爲賊所迫殺無

令鬚汚血遂伏劍而死

周嘉

周嘉

案范書本傳嘉字惠文汝南安城人

仕郡爲主簿王莽末羣賊入汝陽城嘉從太

守何敞討賊敞爲流矢所中賊圍繞數十重嘉乃擁敞以身扞之呵

賊曰卿曹皆人隸也爲賊既逆豈有還害其君者邪嘉請以死贖君命因仰天號泣羣賊於是相視曰此義士也給車馬遣送之爲零陵太守視事七年卒零陵送其遺愛吏民爲立祠焉

劉茂

劉茂字子衛

案范書本傳茂太原晉陽人

爲郡門下掾赤眉攻太原茂負太守孫

福逾牆出藏城西門下空穴中擔穀給福及妻子百餘日福表爲議郎

索盧放

索盧放字君陽東郡人署門下掾更始時使者督行郡國太守有事當斬放前對曰今天下苦王氏之虐政戴仰漢德傳車所過未聞恩澤而斬郡守恐天下惶懼各自疑也使有功不如使有過遂解衣而前願代太守斬使者義而赦之由是顯名

朱勃

朱勃字叔陽扶風平陵人年十二能誦詩書嘗候馬援兄況勃衣方領能矩步辭言嫺雅援裁知書見之自失兄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智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稟學勿畏勃未二十右扶風請試守渭城宰及援爲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援後貴常待以舊恩而卑侮之勃卒自親及援遇讒惟勃能終焉勃上書理援曰車駕討隗囂豪彊略城酋長殺吏惟獨狄道爲國堅守士民饑饉煮履啖弩寄命漏刻援計如涌泉執如轉規救倒懸之急存幾亡之城飛鳥跼衝馬驚觸虎物類相生亦無不有章帝下詔曰告平陵令丞縣人故雲陽令朱勃建武中以伏波將軍爵土不傳上書陳狀不顧罪戾懷旌善之志有烈士之風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其以縣見穀二千石賜勃子若孫勿令遠詣闕謝

樊顯

上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

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其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上聞歎息以顯陳堪行有效卽除漁陽令

案范書張堪傳作拜顯為魚復長

楊正

楊正為京兆功曹光武崩京兆尹出西域賈胡共起帷帳設祭尹車過帳賈牽車令拜尹疑止車正在前導曰禮天子不食支庶況夷乎敕壞祭乃去

崔篆

崔篆涿郡安平人王莽時為郡文學以明經徵詣公車太保甄豐舉為步兵校尉篆辭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戰陣不訪儒士此舉奚至哉遂投劾歸為建新大尹篆歎曰吾生值澆羿之君上有老母下有兄弟安得獨潔己而危所生哉乃單車到官稱疾三年不視事行縣門下掾倪敞諫篆乃強起班春所至之縣獄犴填滿篆垂涕曰嗟乎

刑罰不中乃陷民於穽此皆何罪而至於此乎遂平理所出二千餘人掾吏叩頭諫曰誠仁者之心然獨為君子將有悔乎篆曰郝文公不以一人易其身君子謂之知命如殺一大尹贖二千人蓋所願也遂稱疾去

崔駟

寶憲為車騎將軍辟崔駟為掾案駟篆孫范亭憲府貴重掾屬二十

人皆故刺史二千石惟駟處士年少擢在其閒憲擅權驕恣駟數諫之及出征匈奴道路愈多不法駟為主簿前後奏記數十指切長短憲不能容稍疎之因察駟高第出為長岑長駟自以遠去不得意遂不之官而歸卒於家

崔瑗

崔瑗案瑗駟子范書愛士好賓客盛修饌殫極滋味不問餘產

崔實

崔瑗本傳瑗字子玉

崔實

案實瑗子范書本傳實字子真

為五原太守五原土宜麻桑而民不知紡績民

冬月無衣積細草而臥其中見吏則衣草而出實至官勸種麻命工伐木作機紡車教民紡績

倪萌

字子明齊國臨淄人仁孝敦篤不好榮貴常勤身田農遭歲倉卒兵革並起人民餒餓相啖與兄俱出城採蔬為赤眉賊所得欲殺啖之詣賊叩頭言兄年老羸瘠不如萌肥健願代兄賊義而不啖命歸求豆來贖兄萌歸不能得豆復自縛詣賊賊遂放之

古初

長沙有義士古初遭父喪未葬鄰人火起及初舍棺不可移初冒火伏棺上會火滅以為孝感所致云

王琳

汝南王琳字巨尉十餘歲喪親遭大亂百姓奔逃惟琳兄弟守冢廬

第季出遇赤眉賊將為舖琳自縛請先季死賊矜而放

蔡順

蔡順字君仲汝南人至孝王莽亂人相食順取桑椹赤黑異器賊問所以云黑與母赤自食賊異之遺鹽二斗受而不食不可得時冒火

李業

公孫述欲徵李業案苑書本傳業字巨游廣漢梓潼人業固不起乃遣人持鳩不起便

賜藥業乃飲鳩而死

逢萌

逢萌字子慶北海人少有大節志意抗厲家貧給事為縣亭長尉過迎拜問事微久尉去舉拳搗地歎曰大丈夫安能為人役邪遂去學問王莽居攝子宇諫莽而莽殺之萌謂其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解冠挂東都城門歸將家浮海客於遼東萌素明陰陽知莽將敗乃首戴壺器哭於市曰辛乎辛乎遂潛藏不見隱琅邪之勞山

非禮不動聚落化之北海太守遣使奉謁萌不答太守遣使捕之民相率以石擗吏皆流血奔走萌被徵上道迷不知東西云朝所徵我者爲聰明睿智有益於政方面不知安能濟政卽駕而歸

王霸

王霸案范書本傳霸字孺仲太原廣武人建武初連徵不至安貧賤居茅屋蓬戶藜藿

不厭然樂道不怠以壽終

嚴光

嚴光字子陵案范書本傳光名遵會稽餘姚人一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

瀨

閔貢

閔貢字仲叔太原人也恬靜養神弗役於物與周黨相交黨每過貢共啜菽飲水無菜茹黨嘗遺貢生麻貢歎曰我欲省煩耳受而不食司徒侯霸辟貢到與相見勞問之下不及政事貢曰被明公辟且喜

且懼及奉見明公喜懼皆去所望明公問屬何以爲政美俗成化以
貢爲不足邪不當辟也如以爲任用而不使臣之則爲失人是以喜
懼皆去便辭而出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錢買肉日買一片猪
肝屠或不肯爲斷安邑令候之問諸子何飯食對曰但食猪肝屠者
或不肯與令出敕市吏後買輒得貢怪問其子道狀如此乃歎曰閔
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邪遂去之沛

周黨

周黨字伯況太原人鄉佐發黨徭道於人中唇之黨學春秋長安聞
復讎之義輒講下辭歸到與鄉佐相聞期鬪曰鄉佐多從兵往使鄉
佐先拔刀然後與相擊鄉佐服其義勇建武中徵黨著短布單衣穀
皮慘頭待見尙書欲令更服黨曰朝廷本以是故徵之安可復更遂
以見自陳願守所志上聽之博士范升奏曰伏見太原周黨東海王
良山陽王成使者三到乃肯就車脫衣解履升於華轂陛見帝廷偃

蹇傲慢逡巡惟退臣願與並論雲臺之下

井丹

井丹字大春

案范書本傳
丹扶風郿人

通五經時人爲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

耿嵩

耿嵩字文都鉅鹿人履清高之節齷童介然特立不隨於俗鄉黨大人莫不敬異之王莽敗賊盜起宗族在兵中穀食貴人民相食宗家數百人升合分糧時嵩年十二三宗人少長咸共推之主稟給莫不稱平

東觀漢記卷第十六